

年

卷

期

5

9

第

第

# 小 說 世 界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 五 卷 第 九 期



商 務 印 書 館

THE STORY WORLD  
 Vol. V No. 9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各雜誌的利益

## ▲東方雜誌

贈送東方文庫優待券  
 東方文庫全部百册定價十元在本年六月底前  
 訂閱本誌全年者贈甲種優待券購買文庫五折  
 收借訂閱半年者贈乙種優待券六折收借(全  
 年二十四册四元 半年二元)

## ▲小說月報

贈送文學書籍廉價券  
 在六月底前訂閱本報全年者贈甲種廉價券購  
 書六折收借訂閱半年者贈乙種廉價券七折收  
 借(全年十二册二元 半年一元○五分)文  
 學書籍特選六十種另印書目詳單承索即贈

## ▲英文雜誌

贈送冠詞之用法一册  
 在六月底前訂閱本誌全年除贈送冠詞之用法  
 (一册外年底出版之一十週紀念號)亦不加價  
 (全年十二册二元)

## ▲婦女雜誌

贈送九色印畫片一張  
 本誌今年亦為十週紀念第一號為紀念專刊篇  
 幅加倍預定者概不加價並贈精美畫片(全年  
 十二册二元)

本館出版之雜誌此外尚有

- |                       |                       |                         |                         |                       |                         |                         |
|-----------------------|-----------------------|-------------------------|-------------------------|-----------------------|-------------------------|-------------------------|
| 英<br>語<br>週<br>刊      | 小<br>說<br>世<br>界      | 兒<br>童<br>畫<br>報        | 兒<br>童<br>世<br>界        | 少<br>年<br>雜<br>誌      | 學<br>生<br>雜<br>誌        | 教<br>育<br>雜<br>誌        |
| 每週出一册每册五分<br>全年五十二册二元 | 每週出一册每册一角<br>全年五十二册四元 | 半月出一册每册八分<br>全年二十四册一元六角 | 每週出一册每册六分<br>全年五十二册二元五角 |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br>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 |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五分<br>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 | 月出一册每册一角五分<br>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 |

等廿餘種本年份內容均益見精采



George O'Hara 阿哈拉

阿哈拉為新近得名的演員。他最得意的一部片子名“勇鬥之血” Fighting Blood, 他的態度與表演的藝能都很好。



## 上海影戲場

這以下的話，是就我個人的眼光說的。

我的特殊嗜好，就是看影戲。從影戲中，我得了好幾種知識：（一）各國的風景人物，（二）各國的社會狀況，風俗人情，（三）各國的進化，各國的藝術。除此以外，我又當影戲是一種奮興劑；意志阻喪，心灰神懶的時候，看了一部好影戲，便立刻精神煥發，雄心勃勃，大有拔劍入雲的氣概。不過這種奮興，有的還能維持一個短時間，有的一兩天就化為烏有了。

TI 記得二年前，在上海大戲院看了「兒女英雄」之後，差不多人人面上，都有一點淚痕。我也掉了一兩滴眼淚。（程小青先生大概

也是一位影戲迷，常常從蘇州趕到上海來看出名的大片子。前幾天到我這裏來，談起影戲，他的口供是：「看『賴婚』Way Down East 流了兩三次淚，看『兒女英雄』The Four Horsemen 流了無數次淚。」我不知道別人爲什麼流淚，恐怕是同情的眼淚罷。不過我當時另是一種感觸。這種感觸，或者夾雜着有羨慕妒忌原作者的分子，另外還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悲感。每讀一部名著之後，也有同樣的現象。我記當時看過這部影片之後，不自知的說道：「Grand! 'Tis the Work!」

上海的影戲場很不少。據我個人的意思，以卡爾登 Carlton 上海大戲院 Isis 愛普羅影戲院 Apollo 三座爲最佳。其餘如（合配克 Olympic，維多利亞 Victoria 亦爲最上等的影戲院，不過一家路程太遠，一家不注意選擇影片，因此不及前三家的如意。

卡爾登雖然開辦不久，營業却超出舊有的各大影戲院之上。其中大約有幾個原因：（一）所演的片子，皆爲最新最出名的大片子，「如俠盜洛賓虎」Robin Hood 見本刊三卷四期的銀幕上的藝術（該院譯爲「俠盜羅賓漢」）等等。（二）座位最舒適，光線極佳。（三）音樂最好。

（四）門票不昂不低。（五）看客不雜。

上海大戲院係我國人自辦，營業發達亦有種種緣因：（一）時常映演大部佳片，如「兒女英雄」The Four Horsemen 「賴婚」Way Down East 等等。（二）音樂亦佳，如映演「兒女英雄」及「賴婚」時，皆有特別合於劇情之音樂，頗爲難得。（三）門票尙適中，惟有一次開演皇帝夢，以一毫無價值之影片，竟加特價，很叫看客失意。（四）房屋與座位，除卡爾登之外，恐怕要數他第二了。（五）售票員最和藹有禮，有一幼年的收票人最兇。

愛普羅的場所，可惜小了一點，座位亦稱舒適。音樂最佳，也開演過幾部好影片，如「大政治家」(George Arliss 主演) 等等。可惜有兩個小缺點：（一）廣告上常常有些不倫不類的說明與題語。（二）買票或定座的時候，常常要受意外的開氣，好像討票白看一般。或者對付西人又是一種眼光麼？

現在美國已製成的大部名片，已有好幾種了，如麗琳 Lillian Gish 主演的「白姊妹」White Sister 費爾班 Douglas Fairbank

主演的 The Thief of Bagdad 價克 Jackie Coogan 主演的「萬壽無疆」Long Live the King 等等，希望卡爾登及各大影戲院，快點連來開演。以飽吾國人士的眼福。尤其希望卡爾登或大戲院將「兒女英雄」二片，再開映一次，滬上與我同意的，恐不在少數罷！

## 賣報的小孩子

鏡塵

這篇影片本事是由日本寄來的。這是日本人自製的新派影片。不過我最喜歡看他們的歷史片子。記得十六歲時在長崎橫濱等處遊玩。無日不看電影。從他們的歷史舊影片中，看出他們的民情風俗和立國的精神。這種片子。不大運到我國來。不過我若有機會。還要去看看。這篇賣報的小孩子。可惜沒有插圖。請閱者諸君原諒。

(風註)

勇鬥之血 Fighting Blood



我住在東京的時候，沒有事常常歡喜去看電影，看見日本的電影，很有幾套能感動人心的，所以把他寫出來，給大家看看。有一套名叫賣報的小孩子，起首是一個十一二歲小孩子，夾着一大扎晚報，站在一個很熱鬧的十字街口，滿口叫着賣晚報！賣晚報！

這個時候，正在將晚五六點鐘的時候，上街買東西的買了東西回家，在工場裏上工的公司裏辦事的，都回家吃晚飯，出來看熱鬧同閒玩的，亦都玩夠了回家去，其中有一位有錢的闊人，夫妻兩個，帶着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亦在人堆裏走過，這三個人穿的衣服，是很闊的，好像是從那附近的T 3 一個大公園裏走出來，那小孩子手中提着一份照相器，因為人多，把小孩子所提的照相器擠丟了，那個小孩子亦不覺得，祇顧跟

賣報的孩子正在叫着賣晚報，忽然看見前面的小孩子將照相機丟下來，趕忙向前拾起來，一面嘴裏叫着少爺丟了東西了，一面向前趕去，將照相機交還那小孩子，誰知照相機落在地上時，已被人踏了一腳，踏壞了一點，那小孩子見了，不但不謝他，反罵他爲什麼把我的好好的照相機弄壞了，可惡可惡。



父 其 與 克 價

賣報的孩子等手中的晚報賣完了，即趕忙到米店裏，買了點米，回到他那又矮的屋裏，把米煮好稀飯，送給他那年老有病的父親，再把早上送來的牛奶，熱好，送給睡在搖籃裏的乳弟，等晚飯完了，才將從點心鋪子裏取來的點心盒子材料，一個一個在燈下做起來。

我在這個時候，等那賣報的孩子做盒子的功夫，把他家裏人口同現在景況，大略說一說。

賣報的孩子名叫阿虎，現在十二歲，他的父親叫重藏，是一個三隻手的無賴漢，三年前，因犯賊被地方審判廳捉着，定了個半年拘留，等半年後，又犯了案，因爲是再犯，竟定了兩年監禁，現在剛從監獄中放了出來，害病在家，他的母親，在他父親在監獄時，竟因窮苦不堪，害病死了，還留了一個兩歲吃奶的兄弟，他家中一無所有，全靠他賣報做手工度日，從前因有他的媽幫着人家洗衣作工，他還可以勉強在初等小學裏畢了業，現在既沒有人幫着，又加之他父親生癆病在家，所以高等小學就不能進去了，可是阿虎的教育雖祇有初等小學的教育，因爲阿虎的天資好，又肯用功，所以很懂事，對於他父親的行爲，總想盡自己力量感動他改過，閒着的功夫，幾次三番向他的病父勸告。

阿虎做盒子做到十二點，即將器具收拾起來，看看他的已睡着的父親同小弟弟，再把賣剩的一張報，在燈下看看，又用那燒鍋餘剩的柴頭，在報紙上練習寫字，可憐他想唸書，沒有錢買書，想寫字，沒有錢買紙筆，尚且如此的用功啊。

天還沒有亮，阿虎已趕到報館門口，等到報一出來，他即接了許多報，趕到他每天賣報的地方，在那裏叫着賣報！賣報！

阿虎將早報賣完，回來把昨天晚上所做成的盒子，送到點心店，再回來做中飯。

這天下午，天氣忽然變了，下起濛濛小雨來了，可是阿虎即在那細雨之中，頭頂一塊油布，向着來往行人，高叫賣晚報，因為下雨路壞，行路的人當然比平時減少，於是亦影響了阿虎。



天色已全黑了，雨仍是瀟瀟的不止，那十字街口，除了阿虎同站崗的之外，竟沒有走路的人了，阿虎看看手中的報，還剩有一小半未賣去，他自言自語的說，還剩了這許多報，看這光景，今天晚上的米是不能買了，正在想着，忽由小巷裏出來一個中年的人，看見阿虎站在那裏出神，即叫道，阿虎，你爲什麼還沒有回去，阿虎聽有人叫他，即抬頭一看，原來是他父親的同行小杉，當即答道，我因爲報沒有賣完，不夠買米，所以想再等一等，小杉一邊嘴裏說好孩子，一邊打口袋裏拿出兩角錢來遞給阿虎，說，你把這個拿去買米，不要在這裏等了，你不看已經快十一點麼，阿虎連忙答道，謝謝老伯，可是我不能無功受祿，這個萬不敢無故收領，請老伯收起來，如老伯照顧我，請買一份晚報，就感謝不了。

阿虎因爲昨天的報沒有賣的完，回來時候遲了，做的盒子又沒有能按照每日所做那麼多，所剩幾個錢，尚要做今晚的資本，所以這一天中飯的米，萬難照每天的样子購買，僅能購買供病父做粥的米了，他買米回來時，聽見有一個人在屋中，同他父親說話，他亦不留意，趕着

意亦是好點，他父親答道，我那可憐的阿虎，常常勸我，我很覺的對不住他，但亦沒有法子，等我好一點，望你幫幫忙，可是千萬不能給阿虎知道，阿虎聽到這裏，心中一動，卽就銜洞回房內一看，原來同他父親說話的，就是那小杉。

阿虎等小杉走了，卽趕至他父親跟前跪下，哭說道，剛纔你們說的話，我都聽見了，這種事，千萬望你老人家不要生此念，可憐我的心罷，無論怎麼樣，總不使你老人家受餓，說着就哭起來了，他的父親亦感動着哭起來了。



Frank Lloyd 導演 門 Norman Tolmadge 主演的 (法律之下) Within the Law 時的一片

再說那一天，丟照相器的小孩子，名叫宗一，是松木子爵的兒子，現在十一歲，因為家裏有錢，又是貴族，驕養的脾氣很大，松木祇有他一個寶貝兒子，平時慣的不像個樣，可是宗一的天資極好，這一天，松木從外面買了一架玩的飛行機給宗一，宗一接着飛行機，就高高興興的同一個當差的到園子裏，開了飛行機，放着玩，那裏曉得那個飛行機，開足機關，一離人的手，卽向東一直飛去，宗一一面仰着頭看，一面跟着飛行機跑，不知不覺的出了園門，跑到一家小屋傍邊，那飛行機就被那小屋的屋角掛住了，宗一看那屋角尚不十分高，就在那牆邊找些填腳的東西，爬上去，正想取他的飛行機，忽由那破牆的洞口，看見那屋子裏景况，就把宗一看呆了。

跟宗一的當差的，看見宗一向飛行機趕着跑，亦就跟着追，一邊叫着：「少爺不要跌了，等我去趕。」等他趕到園門口，一看，已不見宗一的影子，東找西叫，把在園子裏散步的子爵夫妻，亦驚着趕出來，查問什麼事情，曉得自己的愛兒不見了，立即叫了許多的當差使女們，分頭去找，找了半點多鐘，都空手回來，可把子爵夫妻急的了不得。

宗一因為爬在那小屋牆角邊，俯身凝視屋中情形，那些蠢用人，都沒有留心，所以竟給他看了一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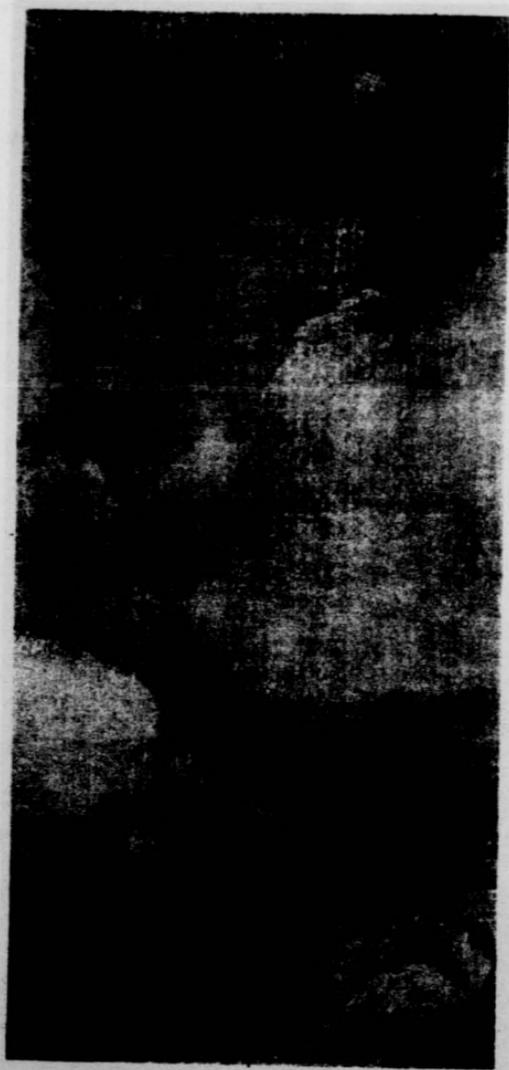
原來宗一看見的屋中，正是阿虎的家裏。這個時候，阿虎勸過他父親之後，即把做好的稀飯，送給父親，又把牛奶熱了，裝入哺奶瓶中，送在兄弟的嘴內。他的父親，就叫阿虎一同吃。阿虎請他父親先吃，說道：「我不吃粥，我在這裏吃飯。」一邊說，一邊用面背着他父親，手中一邊拿碗，一邊向空鍋中做着裝飯的樣子，然後拿起筷子來，做着吃飯的狀態。正是這個時候，被那宗一看去他的祕密，所以不忍離開，要看一個仔細。那阿虎做着吃飯的樣子時，順便就從口袋裏拿出他買報時順便預備的中飯，原來是一個一個的小烤薯，把他放在空飯碗內，用筷子夾着往嘴裏送。那裏知道還沒有吃得一半，忽聽得背後一種很慘的聲音叫道：「阿虎，你吃的是什麼，可憐的兒啊。」阿虎一個不留心，嚇了一跳，回頭一望，原來是他的父親爬來看他吃飯，因為阿虎伸手拿白薯時，已被他父親看見，不知阿虎私藏着什麼，所以不做聲，輕輕的偷過來看的。阿虎見自己祕密已破，即笑對他父親說：「因為今日買米時，走過白薯攤，聞着烤白薯的香，所以買來代飯的，你又何苦多心呢？」米桶中，飯鍋裏，都盛裝着米同飯，我是不要吃他的。他父親聽了這話，即突然把飯鍋蓋打開一看，那裏有飯呢？再把小米桶一望，又何嘗有米呢？他父親的眼淚，即不斷的往下流？

宗一看到這裏，亦不由得流下幾點眼淚，飛行機亦不要了，一直往自己家中跑。他的父母看見宗一跑了回來，滿面淚容，不知在那裏受了氣，就問長問短。宗一始終不做一聲，等他們問急了，他忽向他父親跪下，對他父親說：「孩兒有一件事，要向父母要求，總盼望兩親要圓滿的准許。」松木的夫人看他兒子忽然如此，慌得不知如何是好，連忙向他丈夫說：「無論什麼事，總望你答應他罷。」松木即說：「你有話，起來好好說。」可以答應的，總要答應，你年紀尚小，世故不知，萬一有不可答應的，我做父親的，亦不能隨便允許，總之你如要什麼，祇要能購買的，着，我都可以答應。宗一即站起來，一邊說不是要什麼東西，這件事我想兩位大人沒有不可以不答應的，即把剛纔看見的事，一一說明，隨說那個小孩子，就是那拾還照相器的賣報的，偏偏的這樣的好人，他這樣的窮苦，我想要同他做一個朋友，求父親把給我買玩意的錢，不要買玩意兒，轉送給賣報的，使他不要顧家用，能同我一塊兒進學校纔好。松木聽了他兒子的話，即對着他夫人說：「不想他小小年紀，有這樣念頭。」

T 8 飯的鍋碗洗完了，就出門到點心店拿做盒子的材料去了，他的小弟弟吃飽了牛乳，向來是沒有人抱過他，他亦不曉的什麼，已經

在搖籃裏睡着了，惟有他的病父，看着自己的兒子如此吃辛吃苦，實在可憐，祇恨自己的病不好，不能帮着兒子，正在想來想去的時候，忽然隔壁今井的女人推開門，在門口說，重藏先生，我有一點要緊的事出門，去去就來，我剛纔在米店裏叫了五斗米，恐怕就要送來，若是送來的來了，即請代為收下，米錢我已付過了，費心費心，說了就走了，隔了不一會，果然聽見一個人在外面叫今井的聲音，重藏就在屋內答應，今井家中沒有人，你若是送來的，你就放在我家門裏好了，就聽見外面人說，那好極了，就借光放在這裏，一邊說，一邊用手推開門，將一袋米放在門口，說了聲拜拜，就帶上門回去了，重藏見了一滿口袋米放在他門口，一時想起他兒子剛纔吃白薯，我何不私下裏在那口袋中挖兩碗米，省得我兒子吃白薯呢，又想到他兒子屢次勸他的話，還是挖不挖呢，想了一會，仍決心爬到門口，將口袋打開，忽忽用手在裏面挖了兩三手米，放入小米桶內，趕忙將口袋扎好，爬回原處，正好今井的女人回來了，推開門來，看見米袋，就說已送來了，費心費心，說着，即把米袋背回去了，今井的女人剛走，阿虎亦即回來了，忽然看見門口地上有許多米粒，即問他父親，這些米粒是那裏來的，重藏聽了，呆了半天，不願再欺他兒子，即輕輕的把實話向他兒子說了，並說這不過暫時借用，待我們有了時，送些米還他，現在實是不得已，我決不是處心偷他的，阿虎聽了，亦是一呆，即對他父親說，做壞事，都是不得已的，就是要在不得已的時候保持的住，就不至做出壞事來，這是萬萬不可以的，一邊說，一邊找了一塊布，把米倒出來包好了，就往今井家去了，他們的小屋，隔壁說話，是聽得見的，重藏看他兒子把米送還今井家，又慚愧，又作急，祇聽見他兒子在隔壁對今井的女人再三道歉，說是家中沒有米，自己一時急了，恐父親沒有粥吃，不應該在你米袋裏偷了點米，現在被我父親曉得了，非常生氣，因他老人從前做錯了事，現在很後悔，要從今後改過自新，所以見我如此，格外生氣，逼着我送還你，千萬請你恕我這一遭，不要向他人提起，重藏正聽他兒子在隔壁代己受過，忽見自己的門有人推開，走進一個人，手攜一個小孩子，那小孩子不住的叫賣報的，賣報的不止，重藏祇當是買報的跑到他家裏來了，這個時候，阿虎亦聽見有人叫他，趕着跑回來了，重藏聽見松木說出來意，他亦顧不得病痛，趕忙跪着道謝，惟有阿虎聽見了，就走過來，向松木深深行了一鞠躬禮，向松木說道，爵爺及少爺一番好意，阿虎當然是不敢矯情推托，不過阿虎陪着少爺上學，阿虎一切的费用，蒙爵爺慨然資助，現在亦不敢言謝，祇有記在心中，以圖後報，可是家父及小弟，老病的老病，幼小的幼小，阿虎焉能丟得開呢，這一點，尚求爵爺及少爺原諒，松木聽了，哈哈一笑，道，我說話祇顧說急了，你的父親弟弟，當然亦要叫你放心，方可使你安心的，祇要你願意賠我家宗一上學，其他的事都好辦，過了沒有幾天，阿虎穿着學生裝，隨着宗一上學堂了，重藏背着阿虎的弟弟，在松木家小花園門口照應，照應到了散學的時間，即在門口迎接他的小主子同他的兒子了。

(完)



楷 梁 水 山 筆 減  
減 謂 草 行 山 楷 宋  
筆 之 草 筆 水 畫 乘



# 小 說 世 界

## 目 錄

第五卷 第九期  
 封面題名之對神

銀幕上的藝術……………編者

臘人……………禹鐘

馬弁……………雙雙

買曆本……………卓呆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憶秋生

科學大盜……………守訓

失了魄的青年……………趙吟秋

極端……………沁蘭

罪人……………陳信盒

南潯小行記……………徐碧波

蝦蟆毒……………張碧梧

哭聲……………王錦南

墨林路……………周香民

佛魯亞爾家庭記……………江顯之

廣東繪事教  
員因操勞過  
度身體衰殘



服韋廉士大  
醫生紅色補  
丸得獲強健

愈治症各疲腦及以痛疼背腰痛刺系腦

吾人之精神有限無一舉一動一思一想皆需精神化費者也是以  
閣下之精神其有限無一舉一動一思一想皆需精神化費者也是以  
必倒之疑是即腦筋衰弱之症也  
神衰之疑是即腦筋衰弱之症也  
化夜難安眠即腦筋衰弱之症也  
而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癒者  
他藥之生比擬正色補丸治癒者  
校康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癒者  
美術之學如夜  
未復暑之十餘  
者有自較  
更復暑之十餘  
井經營之勞  
動去歲終日  
愈教承終日  
神日減毫精  
作刺痛腰則  
畫夜稍深毫  
此眼花弗見  
幻有旋此痛  
苦莫宜醫治  
之苦宜醫治  
大醫藥之補  
購瓶生紅丸  
不數瓶連服  
大鮮愧前此  
凡經售西藥  
局函購每一  
備如欲索取



體壯力強如何可得小書奉送是書甚為有益內容詳  
備如欲索取即需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凡經售西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不數瓶連服其效甚速  
大鮮愧前此  
凡經售西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備如欲索取即需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4-105(1)



## 臘人

禹鐘

地方上的人們沒一個不道第一等門第的人家。要推姓伍的了。依社會普通的情形論起來。關於子弟的婚姻。總是有財產的辦得早。比不得貧苦人家衣食尙難維持。子弟們雖然到了論婚的年齡。可是因爲境况的關係。一來自己無力去辦。二來有女兒的人家都不願嫁與窮措大做老婆。因此便一年一年的因循下去。所以社會上對於貧苦人家的子弟。年齡雖然已很長大而尙未娶妻的。都看作一件平常的事情。可是伍家的公子平甫。現在已經將近三十歲了。論起他的家計來。簡直地方上再也沒有勝過的了。便是平甫的才調。也卓然深造。並不像那榜腹的執袴子弟。但他有一件事很是使人疑訝。平甫從那年大學裏畢業回來。因爲家裏人少。他堂上的兩老。又在前

幾年下世了。家裏的事務。都要他自己料理。因此便不再出去遠遊。現在家居已經有了五六年了。他在家裏。每天總獨坐在書房裏翻閱書籍。和彈琴唱歌。以爲消遣。除了會客之外。從不曾離開他的書房過。至於酒食的徵逐和其他少年人的習氣。自然不必說了。他年紀雖然將近三十。可是還沒有娶下一位夫人。在近幾年來。那些作伐的人。差不多天天懷着人家女兒的年庚。走到伍家的門上。去天花亂墜的說某姓的姑娘才貌怎樣好。性情怎樣好。品行怎樣好。平甫却逐一婉辭謝絕。但是那些做媒的人。那裏肯灰心。仍舊接二連三的來糾纏。有的還以爲平甫擇偶嚴苛。不肯輕易聘定。大約總要自己見過了。纔會定見。所以又把年庚之外。附着女子的照片。希望平甫看對

了。便可以成就其事。在他們以爲這樣辦法。簡直是無上的妙法。那知平甫全不理會。謝絕得格外堅決。直等到後來那些做媒的人夾袋中一無遺剩了。纔死心塌地的絕了這個念頭。大家奔波了許多時候。拋費了許多唇舌。終於賺不到一杯媒酒吃。委實失望到極點了。

平甫經過了許多人替他做媒之後。他既然始終拒絕。自然免不得人們竊竊私議着他。有的說平甫一定在求學的時候和女學生私訂了婚約。所以現在替他作伐。他橫也不是豎也不是。這一說當下便有駁去道。不是的。他既然自己和女學生私定了婚約。那麼到現在不是已經有了好幾年了麼。他自己年齡又不是小。家况又不是窮。那有攔着不娶之理。一定是爲了別種原因啊。有的說他莫非溺於現在「獨身主義」的新學說。硬要裝點時髦人物的門面。專事立奇好異來眩人的眼目麼。有的說大約他從前有了心愛的人。後來那女子死了。他因爲重視舊情的關係。便不願意再娶。他心田裏的情根。完全枯萎了。再

也不會萌發起來。有的說他性情古怪。不喜女色。所以連老婆也不要娶了。這些廣泛浮淺的推度之詞。紛紛傳說。幾乎當作茶餘酒後的談資了。便是平甫家裏的許多用人。也沒有一個不在他背後私自議論。但不敢直接去問他一個究竟。只得把以上的幾說在肚子裏聚成一個疑團罷了。有一次。平甫的僕役走進書室裏去。只見他主人手裏拿着一本佛經翻看。那僕役是識得些文理的。他回出來便興高采烈的向人說道。我們主人的不願娶主婦。我現在已經明白其中的原因了。你道是爲了何事。原來我們主人是皈依佛教的人。所以不願娶妻。他鎮天在書房裏揣摩佛經。大約已經看破紅塵了。這一說。漸漸的傳達外面去。於是大家都信以爲真。可是有的還是駁道。皈依佛門的人。確是勘破一切的。所謂六根斷絕五蘊皆空。自然只求清淨。不再有那家室之念了。不過現在那些帶髮持戒號稱居士的。却從未見過有不把妻子拋在意外的。不但如此。有些人窮年不茹一葷。看起來比老和尚還

要勝幾分。那知他的老婆還是三年兩頭懷着孕生孩子呢。那麼平甫即使要參禪禮佛。也何必矯枉過正連老婆

過了好久。那些作伐的人。探知平甫並不是皈依三寶的居士。不過偶然把佛經看看罷了。因此作伐的心。又漸漸

都不要娶呢。況且我又常常聽見那些居士們。除了做佛事之外。遇到做了不合佛家信條的事情。總是說這是世間法。佛家的出世法。必定先從世間法做起纔行。雖然有人想去責問。但是一聽到這種議論。便也默着不論了。像平甫這樣的年齡。家中又人少。要是娶下一位夫人。即使如來能夠向人說話。照情理講起來。諒也決不會將他責備的。旁人聽了這一番話。大家又都道有理。平甫拒婚的原因。到底不能確定下來。可惜平甫的腸腑。不能剖給人們一看啊。



明說們他向得只詞措可無得覺他

的熱起來了。平甫眼中久不看見的年庚和照片。現在又雪片一般的送上來了。他心裏覺得很是麻煩。欲待拒謝。叵耐那些蹇修。一個個都是利口懸河。把他牢牢的纏住着。屢次把他喉間欲吐的拒絕的話。竭力的擠了下去。他覺得無可措詞。只得向他們說明道。我自己早已定下了婚約。不過那女子現在在外國留學。年期還沒有滿。一定要等到他畢業之後。纔能回國結婚。所以我到如今還是鯨着。以後請諸君不必再費心。這種誠意。我早已感蒙五中了。他們一聽到平甫這麼一說。大家

都暗暗自己嘆道。冒失。當時所推測的幾層原因。到底有一層猜中的。從此平甫的門上。做媒者的足跡便杳然了。社會的心理。不是專喜論人是非的麼。平甫在地方上。既然是個第一等富戶。所以也格外使人家注意。現在從那做媒的傳出來的消息。登時便像考場裏的士子。得到了題目一般。一個個都做起文章來了。他們所說的論調。大概一半是恭維。一半是毀謗。有人道現在學校裏讀書的學生。那裏是真正的求學呢。無非靠着家中的財產。走出去鬼混幾年罷了。你們單看男學生和女學生。到了成年。的當兒。幾乎沒一處不聽得發生什麼愛情的關係。在他們自己說起來。倒也光明磊落。振振有詞。都道婚姻的制度。以世界各國而論。要算中國最壞的了。從論婚以至結婚。一切手續。完全是以家庭專制魔力所造成的。於本身兩方。幾乎和傀儡沒有分別。不要說愛情兩字了。便是要想造成一個麻木不仁的家庭。也是很不容易咧。可惜我們中國數千年來的青年男女。深深屈伏在這種黑暗的

勢力之下。把人生的幸福完全犧牲了。現在我們若還不去改造。於情理委實大大的說不過去。神聖的戀愛。便是人生無上的權利。我們總要去培養得根深葉茂。使他放出美麗的花來。……唉。世界上不知誰造出這種庇護奸邪的新名詞來。使彼無行的青年男女。有所藉口。動不動便是把新名詞來掩飾他們的醜狀。平甫在別地學校裏混了這許多年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有不被那惡濁的空氣薰染呢。他回來之後。替他作伐的不問皂白。一相尋願的要他去結好他。委實不識時務到極點了。有人聽了這種話兒。便反對道。你的腦筋未免太陳腐了。現在潮流一天新似一天。一切都須改革。那男女的婚姻。凡是沾染過新教育的人。自然不願意遵守那舊時的制度了。不像我們坐井觀天。家庭裏完全依着舊制組織而成。也不覺得感受什麼不快。平平淡淡的過了大半世了。現在的青年男女。見識也高了。志氣也大了。那裏還肯服從他們認為腐敗的舊制度呢。況且伍平甫家道這等好。人才

又不是等閒之輩。確該應娶一位才貌雙全的女學士做夫人。做媒的一味的莽撞。不知道看察一下情勢。簡直是自討沒趣罷了。於是也有贊成甲說的。也有贊成乙說。差不多看作一個重大的問題反覆討論。要是完全記下來。我這個小小的篇幅。一定容不下十分之一呢。

平甫家庭裏的分子。父母是早已不在的了。除了他自己之外。骨肉相關的只有一個十六歲的幼弟。其餘都是些雇用的婢僕。所以他到現在還把婚事延擱着。沒有人去催促他。雖然有幾個親戚曾經屢次向他提及。他總是很空泛的答復他們。後來索性和拒絕做媒的一樣的語調直截爽快的岔斷人家的進言。他自己也明白娶妻是人生最緊要的要求。不但這樣。并且也知道婚姻的真意義。但他個人的人生觀。究竟和尋常有些不同啊。

在平甫三十歲的那一年。季春的天氣。正是日暖風和。春光明媚的當兒。他忽然發東宣佈要結婚了。他的親戚朋友一得到這個消息。都忙着預備禮物去送禮。大家說道。

世界上那裏會真有木石心腸的魯男子。平甫到底是個聰明的人。豈有犧牲閨房的幸福。終於不娶呢。等到平甫的吉期這一天。宅中點綴得非常燦麗。親戚朋友一個個都來賀喜。真是濟濟一堂。滿門喜氣。都說這位善耐的新郎官。今天滿肚子都飽含着歡笑了。他們見平甫的態度依然是十分落寞。面上絕不表示絲毫的意興。於是大家又說他過於矯情。年齡已經長得這麼大。還是這等遮遮掩掩。難道怕人家開玩笑不成麼。這些話兒。都是故意當着平甫面前說的。平甫聽了。只是微笑。但是這微笑。仍舊掩不住他落寞的精神。那些賀客。都眼睜睜等待新娘過門。那裏知道等了大半天還是毫沒動靜。直到晚上喜筵散後。有些耐不住的。便乘着醉意高聲望着平甫問道。什麼到了這個時候。新娘還不見到。於是其餘的賀客也。聲附和着質問平甫。平甫當下很從容的問道。諸位莫非都醉了麼。你們鎮天在這裏。難道還不知道新娘早已在新房裏麼。可惜新娘懶於步履。沒有走到席上來敬上一

杯酒給諸位伸個感謝之意。這很是闕禮的。平甫此話一出。倒把賀客們弄得莫名其妙。伸着舌尖道粗莽。有幾個

他們把妝奩細看了一回。從那衣櫥門上的玻鏡裏望見新娘端坐在妝檯旁邊。靜穆得連呼吸也似乎沒有。面上

歡喜多說話的接着問道。那麼新娘究竟在什麼時候過門的。我們什麼毫不覺察呢。平甫又笑着諸位別忙了。現在筵席既已完畢。不妨到新房裏去看看。便會明白了。不要在這裏多說空話罷。賀客們同聲應着道。自然要進去看新娘的。說着早就抽身挽了平甫引導。平甫便慢慢的在前面走着。背後跟着許多酒氣薰蒸的賀客。一直向新房裏走來。那位美麗的新娘。立刻要和諸人行相見禮了。

賀客們一走到新房裏。只見室中陳設的器具。五光十色。炫耀異常。大家暗暗稱羨道。富家的排場。到底比衆不同。

的面幕撤去了。這當兒諸人湊近醉眼來端詳一下。大家嚇得目定口呆。幾乎和新娘一樣的情態。倒把醉意嚇退



那知新娘不但不應而且連頭也不點一點

網着淡紅色的輕綃。把嬌容隱在裏面。那些醉得較甚的賀客。很幽莽的擁到新娘面前去大呼新娘子。那知新娘不但不應。而且連頭也不點一點。平甫當下便說道。新娘雖然是個女學生。但是非常害臊的并且脾氣又是怕煩不過的。鄙人很慚愧不能夠叫他站起來行一個禮。請大家原諒些罷。但是諸位既然進來看新娘。這個障礙的面幕。應該揭下來給諸位看個仔細纔是。平甫說罷。隨手把新娘

了一大半。平甫見賀客們如中了電一般，便不慌不忙的高聲說道：諸位且別驚駭。這個悶葫蘆。我現在要打破他了。諸位看了這位新娘。既已知道了。諸位看了這位新娘。既已知道了。

須經過的一個手續。我既然做了人，自然不能避免的，所以特地塑了這個臘人來替代偶像式的婚姻的新娘。況

不是個真的人了。這是我託外國定塑的臘像。前天纔運到的。諸位以為今天是我的吉期。其實我何嘗定過親事。新娘從那裏去娶來呢。諸位聽了我這幾句話。一定格外要詫異的。但是可以不用詫異的。我因為處在現在的時代。大可以不必結婚。這句話並不是我反對結婚這一件事。我是非常贊成人們應當結婚的。不過細察現在的女子生活。一天新異一天。我不耐見那新異的生活。世界上沒有可以脗合我旨趣的女子。我因此不願意辦那結婚的一事。不過結婚是爲人必



平甫不慌不忙的高聲說諸位且別驚駭

家庭方面。反一些事也不辦。我現在和這個偶像結婚。豈不是倒可省些不滿意的感觸麼。造物生下女子來。原

且這個臘像塑得和真的女子沒有什麼分別。一樣有嬌美的姿態。一樣可以穿上時新的衣服。一樣可以攤書本在面前裝作女學者的模樣。一樣可以對他講虛偽的愛情。并且照我們中國的習慣而論——不但是中國的習慣。簡直是造物配置人類的定例。男子是社會的分子。女子是家庭的分子。現在的女子大都不願意在家庭中盡職。逆着造物配置人類的定例。硬要到社會上去逞身手。對於

是教她盡女子應有的天職的。但現在的女子大半已經離去了他們的天職了。結婚便是女子片面的天職。既然一切都不理會。那麼男子何必一定要娶妻呢。就是娶下來的。也不過是個偶像式的老婆。倒不如直截了當的塑一個偶像。總算完成了人生結婚的一個手續。況且這個偶像。除了不能講話和動作之外。差不多和人沒有兩樣了。可是奢侈的享用。婢僕的承應。都可以免去。外邊無論鬧什麼新學說舊學說。一切都不理會。男子的耳目中。豈不是清淨得多麼。古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也知道



這句話是不差的。但是有我弟弟可以娶妻生子繼承宗嗣。那我不至於便算是不孝咧。平甫用演說的語調將以上的話。切實的講。左手插在袴袋裏。右手隨着說話。演作極自然的指畫。面上呈着一種很冷峻的顏色。賀客們聽完了他的話。一個個瞪目相視。大家心中禁不住稱異。以爲這等吃喜酒。簡直使人要疑作不是事實是夢幻的了。

平甫這種表示。有的說他是憤世嫉俗。故意使下這個駭人聽聞的玩意兒。有的都說他患了神經病啊。(完)

## 香水

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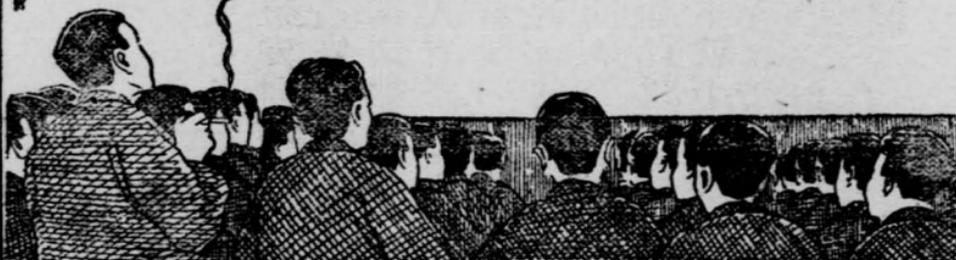
甲說。那一家的小姐。聽說與一個男僕有醜醜的臭關係啊。乙道。不錯。所以小姐常常差那男僕買肥皂和香水回去的啊。

# 金馬牌香煙

頂上國貨。金馬香煙。品質優美。敢請空



真可不看  
滑稽片  
不可不吸  
金馬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 ◎安閒的幸福

▲手執小說世界

▲名列萬國儲蓄會

人生在世，要享安閒的幸福，不可不有兩種條件，第一種是怎樣享這安閒的幸福，第二種是怎樣能毅使這安閒的幸福永久享受，勿使稍有蹉跎，這兩條件，第一種便是看小說世界，第二種便是入萬國儲蓄會，手執小說世界，名列萬國儲蓄會，便是世間最享安閒幸福的人，因為小說世界，是能怡情悅性，閱之令人有樂無愁的，萬國儲蓄會，是能保護人家儲款，千妥萬當，而且令人月月有極大希望的，萬國儲蓄會的特獎，現在有二萬多元，入會的人，人人可以想望的，萬國儲蓄會的保障儲款財產，現在有六百多萬，入會的人，人的儲款，萬分可靠的，而且每月開獎，除特獎之外，還有頭獎二十個，二三四獎，也二十個，附獎末獎等等，又復不計，如此說來，入了萬國儲蓄會，如入了金城鐵壘之中，還有不身心安泰麼，所以我說手執小說世界，名列萬國儲蓄會，纔算是能安閒幸福的人，奉勸諸君，速來入會，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  
電話中央七〇八一至七〇八五

萬國儲蓄會啟



# 馬

# 弁

原名 L'ordonnance  
原著者 Guy de Maupassant

## 法國莫泊桑作

## 雙雙

小言

莫泊桑氏此文。題名很爲奇突。明明是述一個婦人的墮落。他偏偏命名馬弁。L'ordonnance 這種意在言外的文字。真耐人尋味咯！

我國人習慣上。每每說感恩知己。以身相許的一些話。莫氏本文偏說恩惠只能起人感激。不能深人戀愛。我們於此可以明白戀愛的真諦了。

人們墮落是很容易的。可是毫無把握的人。一經墮落。就不堪聞問了。莫氏說「一個人一旦墮落了。就無往而不墮落。而且每况愈下。越弄越在卑賤裏墮落。」這是何等的警世語啊！又說。「我太髒污了。我再不能愛人。也不能受人愛。我只須一伸手。就得把

全世界都給弄髒了。」唉。真的墮落的人。是不配說

戀愛的。我願國中在這過渡時代的青年——尤其是侈談社交公開。戀愛自由的人們——拿莫氏這話當暮鼓晨鐘。不要任意往墮落的路上走。才不枉我譯此文的意旨和願望咧！

墮落的人。是無論什麼人都看不起的。是無論什麼人都能脅迫而侮辱的。

墮落者。你盡情哭泣罷！

無定識的少年們。大家醒醒啊！

墳苑裏面擠滿了軍官。彷彿開了極茂盛的花似的。紅色的軍帽軍褲咧。金色的袖邊和鈕釦咧。軍刀咧。參謀們的襟綬咧。騎尉們的繡服咧。在墳堆裏往往來來。黑的白的

十字架。一個個大張著鐵的木的或鑿的令人慘怖的臂膀。矗立在長眠者壙前。

人們在此安葬黎穆孫大佐的夫人。伊是兩天前洗澡時。在浴盆裏溺死的。

安葬的事完了。僧侶也走了。但是大佐扶著兩個軍官。猶自枯立在墳穴前。苦苦望著那個木匣子。匣子裏頭深藏著他那已經變形的少年夫人！

他是一個差不多很老的老頭兒了。瘦長的身材。雪白的鬚鬚。三年以前。他娶了一個同事的女兒。那女兒自伊父親余逃大佐身故之後。就變成了一個楚楚可憐的孤女。攙扶著他的一個上尉。一個中尉。想扶老頭兒離開那墳穴。他強掙着。喃喃地說道。「不、不容我在此多站站。」說時。瞪着一雙飽含著淚的眼。很勇敢的強忍著淚。抖著兩條腿。立在墳穴前。眼望著墳穴。深邃無底似的。把他的心。他的命。和他一切所有的。彷彿一一陷落在穴中了。一會兒。俄猛將軍走了過來。用力曳大佐的臂膊。說道。

「噯！老朋友。回去吧。癡立在此幹嗎呢？」黎穆孫大佐服從慣了將軍的。聆言只好低着頭兒回去了。

他推開了書室的門。看見書桌上有一封信。很無聊地拿起信來。認得信封外面是他夫人的筆跡。驚異的。了不得。再看信封之上。粘有郵票和郵局的圖章。印著本日的日期。他拆開信封。看見信內寫的是。

「阿爸！

「請你容我照平日的口吻。稱呼你「阿爸」你接着我這信的時候。我已經身死入土了。我死了。你或者能夠寬恕我的過錯。

「我並非想借此動你的憐憫心。也並不想借此減輕我的罪惡。不過我既經決志在一點半點鐘內自裁。願於未死之先。竭我衷誠。將真實的事。和盤托出告訴你。」「你當初娶我。是憐我孤獨。恩惠我。我感你的恩。所以許嫁你。我用我小姑娘的心來愛你。我愛你的心。和我從前愛我的父親差不多是一樣的。記得有一天。我坐

在你膝上。你抱著我。吻我。我不由得叫了你一聲「阿爸。」這是我心弦上發出最真摯、最誠懇的聲音。唉！是真的。我一向只把你當作我父親看待。你也祇是我的父親啊！你那當兒。喜的笑起來。對我說。「孩子！你此後就這樣稱呼我。我聽見恁般的稱呼。很開心。」

「自從我隨着你到這城裏來。唉！爸爸啊。求你饒恕我。我不知怎樣地就變成了一個戀愛者。說也可憐啊！我苦苦地撐持了兩年多……爸！你看清楚了。我苦苦撐持了兩年多。到後來。畢竟戰不過那愛戀的情感。我於是乎有罪了。我於是成了一個墮落的婦人！

「至於他呢。你必不能知道他是誰。這是我放心的。因為追隨我身前後的軍官。有一打之多。你常說那是拱衛我的十二顆星宿咧。

「爸啊！求你不必根究他是誰。也不必怨恨他。因為他所做的事。是不論誰是他。都免不了這樣的。而且我知道他是很真心的戀愛我。」

「但是，請你看清楚了。有一天，咱們倆約好了。在野鷄島 Ile de saecusse 上去密談。那個小島。想你也知道的。就在那磨房之後。我們約好了。他先在幽蔭的叢林中等候我。我泅泳到那島上去。約定了相見之後。在那裏暢談一天。到黃昏天黑。再分手。免得旁人窺見了他行踪。想不到那天咱們倆纔相見。忽地裏。你的馬弁裴禮甫從林中走出來。掩捕咱們倆。我那時覺得很糟糕。不由得驚呼失聲。他——我的朋友——對我說：「親愛的。你慢慢地泅泳回去吧。任我單身對付這小子。」

「我照他的話。泅泳回家來。心慌意亂。險點兒沒有溺死在水裏。很忐忑不寧地恐懼了一陣子。

「一點鐘後。裴禮甫回來了。我在房前走廊裏。遇着他。他很柔順。用很低微的聲音對我說。「此後倘若太太有什麼吩咐我傳遞的信。儘管放心。我決不敢誤太太的事。」我明白了。他必是受了賄。我的朋友用錢收買了他了。」

「自然咯！我所有的信——一切的信——都交由他傳遞。他也就把回信——地交給我。」

「如是者過了兩個月的光境。咱們倆都很相信他。猶之乎你之相信他一樣。」

「唉！爸啊！禍事就在眼前了。有一天。我照尋常一樣。泅泳到那島上去。只看見你的馬弁裴禮甫一人。這小子對我說。倘若我那時不肯依從他。他就把咱們的事宣洩出來。並且將私下偷藏咱們倆的信交給你！」

「唉！爸啊！我的好爸爸啊！我當時有說不出的駭怕。最怕的是你。因為你恁般地待我好。恁般地疼愛我。反受了我負心的欺騙。又替他駭怕。怕你殺了他。也替我自己駭怕。我那時嚇癡了。駭傻了。覺得除了拿自己身體賄買這小子外。還有什麼法子呢！那小子也配說是戀愛上我了！這是何等可恥的事啊！」

「我們終久是弱者。到了沒有主意時。比之你們沒有主意。還要來得苦。而且一個人。一旦墮落了。就無往而

不墮落的。而且越弄越在卑賤裏墮落。我何曾知道自已做的是些什麼事情呢。我祇知道你、我、他、三個人中。要死去兩個。我爲保存幾方面起見。就不得不犧牲一己。百般無奈地依從那小子了！」

「爸啊！你瞧。我一點都不掩飾地告訴你咯！」

「從此從此——我自己也早想到的。從此那小子就一而再。再而三。屢屢的恐嚇我。脅迫我。要怎樣。就怎樣。他也居然做了我的情人了！和他一樣！並且天天廝纏我！爸啊！你想我所處境。多麼慘酷。所受的刑罰。多麼難堪啊！」

「如是我自念。我真該死了。活着。我沒這個胆量。對你把我恁般的罪狀招出來。死呢。我什麼都敢了。我除了一死。世間沒有別條路可走。無論什麼。都不能洗乾淨我。我太髒污了。我再也不能愛人。也不能受人愛。我覺得我自己。只須一伸手。就得把全世界都給弄髒了。」

「此信寫完。我就去洗澡。我決志死在那裏。再也不出

來了！

「這封信寫給你的。將由我的情人轉寄給你。他收到這封信時。我已經死了。這信裏的話。他一點不知道。他祇知道遵從我的意思。把這封信轉寄給你。你從墳苑裏回家來。就可以接得此信讀了。」

「爸啊！再見罷！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你瞧着辦罷。但望你能寬恕我。」

大佐讀完信。反掌拭乾了額角上的冷汗。掙扎着幾分堅定的精神。和打仗冲鋒時一樣的堅定。

撒鈴。

一個聽差的應聲走進。

大佐對他道：「去叫裴禮甫來！」

半啟他書桌的抽屜。

一霎間。走進一個人。是一個紅棕色鬚鬚高大身材的兵。很好惡的姿容。很陰險的眼睛。

「你得把我女人情人的名姓告訴我。」

「噯！大佐……」

大佐從半開的抽屜內拿出手槍來。說道。

「喂！快說！你知道我不愛多話的。」

「噫！大佐！是……是單雅白上尉。」

話猶未已。陡覺眼前火光一閃。仆倒在地。額前深深嵌進了一顆彈子。

(完)

# 買曆本

卓呆

飛也似的光陰，  
把一本曆本一張張的消滅乾  
淨。

我要去買明年的新曆本，  
便問店中說：『有沒有用不完  
的萬年曆本？』我打算買這麼  
一大本，

免得年年再來詢問。」  
他答：『光陰無盡，自然曆本也  
無盡；

但是你一生也用不掉幾本，何  
必這麼心狠，要無窮無盡。  
就是我掣永久不完的萬年曆  
本賣給你，恐怕你也還看不  
見他用去這麼幾曆。



商務印書館  
小說月報十五年紀念

文學書籍特別廉價廣告

本館自創刊小說月報以來，不覺已有十五年之久；在國內所有的文藝雜誌中，本報的歷史可算是最長久的了。在這十五年中，本報藉大家的幫助，幸始終能保持嚴肅的忠懇的態度，不曾一刻停止我們的工作。自一九二一年大改革以後，尤努力爲新文學運動，曾被推爲國內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文學，及提倡新文學的最好的『純文藝雜誌』之一。三年以來，對於國內文壇已略有影響，明年爲本報十五年的紀念，擬趁這個機會，選擇本館文學的書籍若干種，特別廉價，一面用以酬答讀者諸君始終不棄的厚愛，一面算是本館與大眾同爲這個幼稚的文壇的果樹慶祝永久康健的意思。

底下附列的書目，是我們預備給諸君揀選的，凡預定小說月報半年以上者，都可以享到一種廉價的權利，現在將廉價辦法列下：

(一) 預定小說月報全年一份隨定單附贈文學書籍甲種廉價券一張，預定小說月報半年一份隨定單附贈文學書籍乙種廉價券一張

(二) 贈券期限以十三年一月至六月爲限

(三) 廉價文學書籍以後面規定各書爲限

(四) 憑甲種廉價券購書照定價六折計算，憑乙種廉價券購書照定價七折計算，各省分館得酌加郵運費，由各館自定

(五) 持券購書以向原發券處接洽爲限

(六) 憑券購書不限次數，惟每次以每種一部爲限，至十三年八月爲止

(七) 外埠購書者開明書名，連同廉價券書價郵費（郵費照各書定價加一成）掛號逕寄原發券處，當即將書寄奉

（廉價書目列後）

書名 編譯人 定價

隔膜 葉紹鈞 五角

一葉 王統照 六角

小說彙刊 許地山等 四角

將來之花園 徐玉諾 四角

雪朝 朱自清等 五角

繁星 冰心女士 三角

超人 冰心女士 四角五分

新俄國遊記 羅秋白 三角五分

火災 葉紹鈞 六角

稻草人 同上 九角

芝蘭與茉莉 顧一樵 四角

春之循環 羅世英譯 三角

工人綏惠略夫 魯迅譯 六角

阿那託爾 郭紹虞譯 四角

一個青年的夢 魯迅譯 七角

愛羅先珂童話集 魯迅譯 七角

華倫夫人之職業 潘家洵譯 三角五分

飛鳥集 鄭振鐸譯 三角

新月集 同上 二角五分

獄中記 張聞天等譯 六角五分

燈客人 高真堂譯 五角五分

人之一生 歌濟之譯 五角

青島 傅東善譯 六角五分

太戈爾戲曲集(一) 羅世英等譯 三角

太戈爾戲曲集(二) 高遜譯 卽出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一) 李青崖譯 五角五分

灰色馬 鄭振鐸著 七角五分

梅脫靈戲曲集 馮澄波譯 五角五分

詩之研究 金兆梓等 六角

西洋小說發達史 謝六逸編 五角

遺產 歌濟之譯 三角五分

以上文學研究會叢書

易卜生集(一) 潘家洵譯 一元

又(二) 同上 八角

你往何處去 徐炳昶等譯 一元

現代小說譯叢 周作人譯 一元

日本小說譯叢 同上 一元

林肯 沈性仁譯 三角

費德利克小姐 楊丙辰譯 五角

以上世界叢書

甲必丹之女 安壽譯 六角五分

託爾斯泰短篇小說集 羅秋白等譯 六角五分

前夜 沈蕪譯 八角

歐洲文藝復興史 蔣方震編 五角五分

藝術論 歌濟之譯 七角

父與子 歌濟之譯 一元

復活 歌濟之譯 二元五角

俄國戲曲集(十種) 鄭振鐸等譯 四元

活屍 文鏡村譯 三角

貧非罪 鄭振鐸譯 三角五分

比利時的悲哀 沈冰譯 三角五分

柴霍甫短篇小說集 歌濟之譯 九角

渦提孩 徐志摩譯 三角五分

以上共學社叢書

歐洲文學史 周作人編 六角

阿麗司漫遊奇境記 趙元任譯 六角

魯濱孫飄流記 林紓譯 三角

\* 撒克 劫後英雄略 林紓譯 三角

\* 依隱記 君朔譯 一元

\* 魔法宮秘史 君朔譯 一元

\* 魔俠傳 林紓譯 一元

\* 捐掌錄 林紓譯 一角

\* 海外軒渠錄 林紓譯 三角五分

\* 匈奴奇士錄 周俾譯 四角

\* 紅星俠史 周俾譯 五角

\* 天方夜譚 奚若譯 一元五角

\* 現身說法 林紓譯 一元二角

吟邊燕語 林紓譯 一角五分

▲注意 表內各書有\*符號者不論

甲乙種優待券均照六折計算

天(702)

#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憶秋生譯

## 一 羅曼主義與其時代

羅曼主義 *Romanticism* 起於十八世紀的後半，終於十九世紀的前半。不唯是文藝上的一大運動，直是一般思想界上的一大革命。Vauclara 在他的「羅曼主義的反抗」，「The Romantic Revolt」裏說：「在十八世紀中葉，西歐羅洲的思想界和文藝界裏起了一大變化——從批評精神轉而為創作的精神。從機智轉到悲哀憂愁。從諷刺詩教訓詩轉為熱情詩和含有情緒的反省詩的變化。就中尤其是從人們理性的窄狹的概念，轉到廣闊和人力更要相應的概念的變化。——這個變化便宜上用一個簡單的言辭來包括，便是羅曼主義的復活。

或者注重在他的否定的方面時，也可以謂為是羅曼主義的反抗。這個名辭，吾人認為可以總括上面所說的運動。」他這一段話，關於羅曼主義的解釋，很是簡而得當。實際說來，羅曼主義，乃是對着十八世紀的文明，換句話說，對於古典主義文明的餘弊而起的反抗精神，在十八世紀中葉與十九世紀前半間，膨脹了出來，文藝界，思想界自不消說，至於社會生活上都響應而起的一大運動。十八世紀的時代，前面已曾說過，乃是一點兒反抗也沒有，原封不動，就將古典主義受了進來的時代。以泰平無事的法蘭西為中心，追求希臘羅馬古代的美，視規則習慣為神聖不可侵犯所謂形式主義的時代。當時不

僅在文藝上爲然，社會上一切方面，都非常尊重形式證典。道德、政治、思想、文藝，都低頭於因襲之下，因爲社會上形式的、秩序的原故，不恤束縛個人的活動。中正穩當的常識，征服了思想感情。人們若是自由地去思想，自由地去感覺，並且自由地表白出來時，那就是紊亂社會秩序的惡人，因此人們除了隨從於舊來的因襲習慣之下。偷生苟活而外，直是沒有法子。可是這樣的時代，自然也不能久存，羅曼主義便是對這種社會而起的反動。便是在這種生活之下培植出來的氣運之結晶。這個主義，偶然出現在文藝界的舞臺上，便成了舊來古典主義形式格調的破壞。對着冰冷的理智而起的感情的反抗。對着世俗凡庸而起的神祕不可思議的慾求。

羅曼主義的運動，由社會方面說來，既是以反抗既成習慣，因襲的精神爲根本，當然的結果，便就不能不有生活改造，社會革命的發生了。

宮庭之光榮，文物之隆盛，看着這種現象的歷史家，

便尊之曰泰平無事之世，便要鋪序起來，作爲他歷史的篇幅中最尊嚴美麗的修飾品，可是這種泰平無事的世，果是太平嗎？果是無事嗎？諂媚的歷史家，倒不知道是如何。若是在真是想傳述事件真像的歷史家，在這種光輝燦然的文化裏，決不會忘了注意着背後堆積着無數悲慘的犧牲。在威權與信用的濫施，官吏的放縱卑劣的行爲，上流社會財政上家庭上的腐敗行爲等之下，背後裏常時都有被極端的窮餓和虛偽所苦，日以血淚洗面的無數階級存在着。對於這種無數的犧牲者的同情，漸漸便變爲社會革命的思想，反抗的精神。一旦這個思想和精神發現了出來，亞美利加殖民地就舉了反旗。法蘭西就起了大革命。德意志就發生二月革命的政治運動。俄羅斯就出了農奴解放令的布告。英吉利就起了產業革命，農業改革等種種反動，在這種不安和苦惱之間，羅曼主義狼受了強大的戟刺。

凡是社會的變革發生之際，在未發之前，人們的思

想感情便敏感地預先感覺。即以法蘭西而論，自盧梭攻擊與巧智虛飾相終始的社會生活，主張人們復返於自然以來，他的思想乃次第侵入人們的感情裏去。而Bébé marchais (1732-1799)的「費加洛的結婚」一出，遂將這感情觸發了。聚集在 Salon 的貴婦人們的想像力已為空想所動。大家都相信縛精神和心意的鎖，唯有革命可以除掉，於是歡迎革命的心，比歡迎情人的心還切。政治上學說的議論，已不像從前專是在研究室裏埋

頭研究，政治學者都跑到 Salon 裏，任意的談說。像這樣地漸漸地對於王政的嫌忌，日復一日地強烈起來，人們都巴不能明天便可實現共和主義。躍躍欲動的心，已達到最高潮了。

在這樣時代裏所產生的文藝裏，含得有革命精神，反抗意識，無寧說是極當然的結果。而這種革命的精神，反抗的意識，亦即是羅曼主義最有力的要素。羅曼主義的特色。

(未完)

# 楹聯叢話

此二書皆為福州梁章鉅先生所輯久已風行海內惟鈔版既多訛謬滋甚本館既覓得先生手輯未梓之三話四話印行特再將是書重加校勘照式精印以餉讀者

六册 一元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號(317)

COLGATE'S



金頭香水

馥郁襲衣

日久不散

仙乎仙乎

人到香隨

各處均有出售

美國珂路齋公司製造



總經理 上海四川路一百卅五號 天信洋行  
 分經理 天津信中公



訓 守

# 盜大學科

科 學  
小 說

這是西歷二千年的時候了！

德國京城柏林警衛署盜賊治安部部長，坐在辦事室中，正有些兒疲倦的樣兒。電機時鐘正敲了十二下。他於是將頸上的硬鈕鬆開，揀出一本偵探雜誌翻閱着。

他雖然是一個小小的盜賊治安部部長，責任却極其重大。這時候科學發達極了，凡是柏林城中的盜賊，大概都能應用科學知識來為非作歹。可是盜賊治安部的防禦手續，也嚴備到了極頂。只這位部長接任之後，發生的盜案，確實不少；每遇一件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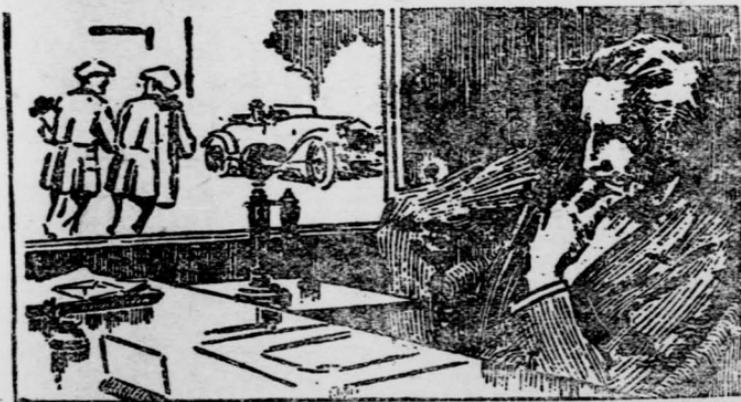


竟不能得着大功，僅僅只能免過。因此他無  
日不是兢兢業業的在  
那裏刻苦用力。

這時候的柏林，雖說隱藏的盜賊不少，各界却都能平安行事。這件功勞少不得要歸之於盜賊治安部了。

可是這天晚上，治安部長室中的電機板上，忽地有一隻小燈閃閃發出光來。同時警鈴發出很急的叮噠聲。治安部全隊，早已坐在汽車中，聽候指揮。部長卜利羅趕緊拋去手上的偵探雜誌，搶到電機板，仔細瞧着那發光的小燈，正是A字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二號。這是柏林城中最大的商業銀行發來的警信。

卜利羅立刻將總電機的指針一撥，牆上陡然顯出



一副無線傳聲器。卜利羅又在傳聲器的一隻電鈕上捺了一下，大

聽筒上忽然就有聲音發出來了。起首是一陣脚步，接着就是鎖匙跌在地下的聲音。這些聲音都是從商業銀行裏傳達過來的。

這一陣聲音過去，接着就有說話的聲音發出來。部長卜利羅仔細一聽，便聽着一個粗魯的嗓子先發了一陣怪笑，接着說道：「太摩，警犬（指治安部員）都睡熟了，正是我的時候！像你這樣的忠狗，死死的守在這裏，又有什麼用處？依我的意思，還是乘早歸順我罷！哈哈……停止……警鈴有什麼用？」

卜利羅聽了這些話，心下一樂，不禁暗暗地笑道：



你也太看輕治安部了……守夜的人到很忠心呢……不錯，你割斷了警鈴是你的手段，可惜你沒知道這線一斷，正是替守夜的人報警呢……哈哈，流氓，你又安知其中的妙用呢？」

卜利羅一面發命令部員出發，一面打電話告訴商業銀行當值的辦事員。諸事辦妥當了，便又急忙回到傳聲處，靜心守候。

霎時之間聽見傳聲器中，有汽車停止的聲音。接着就聽見先前那粗獷的聲音，狂笑着說道：「太摩，快將這鈔票裝在袋中。假若你違抗我的命令……」正在這時候，忽然聽見另有一人的聲音說道：「舉手！」接着就聽見手鎗放了兩響。卜利羅暗笑道：「鼠子進了圈套了。」

但一分鐘後，忽然聽見有脚步急走的聲音，一陣脚步之後，又有幾下槍聲。卜利羅聽了不禁吃了一大驚，想道：「難道賊子會逃走麼？」

一邊付着，一邊便伸手將一隻小電鈕捺了一

下這隻電鈕是主管商業銀行的各進出要道。他這一捺便是封閉銀行中各進出的要路；使賊人不能逃走。

卜利羅再聽的時候，忽然聽見他派出的部員朗聲說道：「部員們都知道卜利羅可以聽見他們的報告。」

「我們進來的時候，賊徒放了一個煙彈。乘着煙氣迷漫的時候，他就逃走了。彼時電門未關，我們就上前追趕，賊人剛逃出去，電閘就壓下來了，我們便被關在屋中，不能出去。」

卜利羅聽了這番報告，便立刻將開放電閘的電鈕捺了一下，放開電閘，心裏尋思道：「我失敗了一步咧！我本來想用電閘關住賊人，不料却關住了自己的人，吃賊人跑了。」一面付着，一面使用無線電話飛令商業銀行左近一條大道上站崗的警員道：「商業銀行被劫，賊徒從正門逃出，必定從你那一站經過。小心……不得已之時可用手鎗。」

站崗警察，得了命令，便貫注全神守候





着沒一分鐘後，只見遠遠的黑處，有一乘汽車，飛馳而來。警員便抽出手槍，放了一響示

威。汽車上的人聽了槍聲，非但不停止，反加足了速度，直衝過來。警員見勢頭不對，便躍過一旁，將電柱後面的電鈕一捺，大道之上，平地起了一道鋼欄，阻住去路。

那飛馳而來的汽車，說也奇怪，剛一走到鋼欄前，車腹下忽然放下一道彈簧，借着行走的速率，便輕輕躍過了鋼欄。警員驚得呆了，等到他回神放槍之時，汽車早跑得無影無蹤了。

卜利羅得了這警員的無線電話報告之後，不覺恨連聲。當下便在無線電話中，同時探詢各崗位上的警察，但是回報不能使他滿意，因他們都說不曾看見這麼一乘汽車。

卜利羅急了，便命令部下所有的汽車隊，都一齊出發，走遍了全城，也沒尋着什麼。

這時候只有一線希望。這希望便是飛行隊。卜利羅



立刻用無線電話通知飛行隊，令他們出發探尋。

飛行隊的總站是在半空中。這總站便是一隻龐大的氣球。氣球的周圍，有一隊單葉飛艇。卜利羅下了命令之後，立時得着飛行隊總站的回報，說天空黑雲密布，暫時雖然出發，恐怕無大效益。

卜利羅得了這種報告，一邊發怒，一邊着急。因一時間設若捉不住這賊，他的位置就不免有些晃動。喜得不到五分鐘Z字第十一號的飛艇長，回了電話來，說他在空中發現了一隻速率異常的單葉艇，向北絕跡而去。

這時候無線電話忙亂起來，各飛艇的報告，大都是說黑雲遮空，頗難追跡。卜利羅立刻就分頭回話，命他們列陣向北追去。一分鐘後，各艇的回電都說是遵命列隊北追；並說他們現在已經追到反白爾格的海邊了。

飛艇隊正緊緊追着，那隻賊艇，忽地下降。一片汪洋，水平如鏡，借着探險燈光，各艇都瞧得十分

真切。

這時東方已經發白，只見那隻飛艇，筆直落到海邊

上。艇中的賊人，飛身跳在灘上，向海上直跑了過去。岸上的汽車隊，聞信都趕了過來。飛艇和汽車中的子彈，雨也似的向他那裏打去，可是距離太遠，簡直不能達到。

賊人向海濱直跑，到了水邊，就有一隻小艇，在那裏候着。艇上早伸出一隻手，將賊人援引進去。賊人上了小艇，那艇立時向洋面飛馳而去。不到一分鐘，只見那隻小艇，如同鳧鳥一般，陡地向海底深處一沉，連水渦也沒留一個。

賊人在艇中，禁不住呵呵大笑道：「苦了我也。」一邊說着，一邊將肩頭上的一袋贓物——鈔票——卸了下來，接着說道：「這一趟辛苦大概也發了呢。」

賊人逃去，不到一分鐘，海岸來了一乘大汽車。汽車中坐的便是這位盜賊治安部長卜利羅。他從車上躍了下來，取出一隻海水探尋鏡，仔





細向海面各處窺測。好一會兒，纔喜孜孜的

回到汽車中，發出無線電話。一霎時，洋面上

便來了一隻怪艇。這是他們海面的支部。卜利羅於是下

了一道命令，那隻怪艇便向指定的地點追去。

這隻怪艇上面，原來裝着一付電氣吸引機，無論如

何深度的潛水艇，經他一吸，便不由得要吸上水來，如同

吸石引針一般。

果然不到一會，那隻賊艇便被吸住，怪

艇於是拖着向岸邊走來。

卜利羅額手說道：「這個部長位置，怕暫時還可以

保持安穩呢。」

(完)



## 小

(悼蘭)

## 言

英著作家，柯南達利之言曰，予著福爾摩斯偵探案多種，頗厭苦之，因作懸崖撒手一案，致之死地，使我筆暫得休息，詎來書要我續作者，實繁有徒，或且詈予爲惡僧，爲畜生，不獲已，擬廣續焉，惟以福氏迄今太老，殊不合近時人士心理，須另覓一新人物庖代之，此新人物爲誰，實不自知，但決計不再作偵探家也。



## 失了魄的青年

趙吟秋

他近來彷彿一隻無家可歸的燕子，整日徬徨在渺無邊際的天空裏。他有很好的房屋，但他却不願歸去，他看見自己的屋子，就好像囚徒看見了牢穴一樣。

在曉露未乾的郊原，他常一人瘋瘋癲癲的行着，好像失了魂魄似的。他有時看見傷心的景色，竟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野草枯黃的荒坟上，累累的白骨暴露着，無人去問。三三兩兩的狗子，徵逐在骷髏的中間，不時的用舌頭去舐，表示親熱的樣子。他看了這些可怖景色，想到未來的慘狀，不覺百念俱灰。

在三年前的今天，他無論看見什麼人，他總要把他的抱負告訴了他們。有時，并且自居於英雄，豪傑，才子的地

位。現在呢，不但覺得以前的思想是謬誤的，并且絕不願去想這些無聊的事。

他在荒墳里彳亍了一會，覺一抹斜陽，已照到禮拜堂的牆上：一羣兩羣的晚鴉，啾啾啾啾的尋他們的歸宿。他於是失望了。就是他不能再遲遲不行，去到他的牢里去。他低着頭，嘆着氣一步一停的行着；同時他的腦裏，起了無數的幻想：

「我今天真歸去麼？」

「在這樣的牢穴裏，多麼傷心而可憐呀！」

「不歸去麼？但是，我到何處去歸宿呢？」

他一邊想，一邊跑，不覺已到了他的住所。他不禁把足

停住，仔細在屋的四周看了一回，好像留心考察這所屋子，子是否是他的住所似的。同時他好像這一所並不是屋子，是一所幾千百年的鬼窟，他始終猶豫着，不敢前去。禮拜堂的晚鐘響了，他好像夢中被人驚嚇似的，突然跳了一跳，才很難過的跑到屋裏。

一間很精雅的書房，四壁挂着圖書。在寫字檯的旁邊，就是他的臥牀。他跑到房裏，連電燈也不開，三手兩腳的脫了衣服，睡到被窩的裏面。他又偷偷的把眼睛開了起來，在黑漆的屋中看了一會，覺得這室中並無可怕的東西，才長嘆一聲，表示驚嚇之餘，而把頭縮到被裏。

第二天早晨，天還沒亮，他就起來了。躡手躡足的開了門，輕輕的跑下樓去，打了一盆冷水，草草把臉洗好，就穿着大衣，鎖上門，向外邊去。

他沒出門的時候，覺得很興高采烈的，及到了馬路的上，就有許多問題發生了。

「你今天到那兒去？」

「回來吃飯麼？」

他只要想到這裏，臉上便現出一種不自在的樣子，便低着頭，一聲不作的向前走。他彷彿他臉上的愁容，是不容他人知道的。

他有一個意中人U女士，是他生平最知己的一個；他每逢心上難過而無人安慰的時候，他便跑到U女士那邊。

他一人不癡不聩的跑着，不覺已到電車站，把電車的號頭瞧了一瞧，就一口氣跳到車上。車上的行人很多，有說的，有笑的，但他總覺得他們是無聊。他有時看見野雞式的女士，更令他頭也不敢抬一抬。

他這時又像到了牢裏一樣，處處感覺不自由。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他就不問三七念一的從車上跳了下來，跑到U女士的家裏。

他是個情懷萬種的青年，所以他的臉上，常現着一種令人懷疑的神情。但他一見U女士，就什麼都沒有了。他

明知自己的心裏，到處都是瘡痕，但他又不得不暫時微笑。

他自從研究分析論而後，就把人們的生命，分成若干的份子，說人們的生命，是由極小的份子合成的；至於人們的快樂同痛苦，也是一個一個的細小分子；我們只要享受一分子一分子的快樂，或痛苦，不必預計將來。

他因為有了這樣澈底的見解，就變成一個得過且過的頑世主義者。人生本來是無味的，只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那就可不問了。

可是他畢竟是傷心人，他沒有一剎那的快樂，他那眉峯上面，又深鎖了一重悲哀了。U女士，每見他這種神情，就不住的問道：

「O哥怎樣——怎樣又這樣發悶呢？」

他每聽到她問，只是不住的流淚，一句也不說什麼。最後才嘆道：

「U沒有什麼！」

他說到這里，又禁不住一聲長嘆：「說說他作甚？不說也罷了！說了，你更難過！」U女士每遇他說這話時，也好像感觸到往事一樣，一言也不發。

一間如斗的室中，充滿着孤寂，悲哀。時鐘一分一秒的走着，不覺已九點鐘了，他就懶懶的立了起來，把大衣穿上。U每看是他要穿大衣，心上就禁不住難過了，急急問道：

「O哥，怎麼你就走呢？」

「外邊已九點鐘了！不走又怎樣！」

「O哥！你坐一會再跑麼？」

「假如家裏門已關了，便怎樣呢？半夜三更，這樣冷的天氣，叫人家開門，是怪難為情的。」

「是的，是怪難為情的！那末，你幾時再來？」

「再來麼？且看，我有工夫，我便來看你！」

「你說一個一定的日子，教我好等。」

「這樣，就三星期後的今天吧！」

U女士聽到這裏，就不覺眼淚流了下來，悽楚的說道：

「三星期後的今天麼？恐怕你再來的時候，我已死去了。」

他曉得這一句不關緊要的話，已傷了她的心，不覺後悔的說道：

「妹妹！我說笑話的，恐怕我不到三天，我就要來了。」

U女士喜出望外的說道：「C哥你真來的麼？」

U替他衣服理好，送到門口，說一聲「跑好！」呆呆地立在門口；等到人影不見了，才懶懶的跑到臥室裏。

他一出了門，還沒有到馬路上，心上就難過了。他想：

「一個人，醉生夢死的生在上世，究竟有什麼樂趣呢？不如跑到黃浦江邊，向江心里一跳，死了的乾淨，反免却一切愛和悲的無謂的煩惱。」

他想到這裏，把頭一抬，只見道旁的小草，都在歡迎他，導他到死之國去似的。他不計利害的跳上電車，逕向十六舖去。

他看了見滔滔的江水，心上便生了許多的問題：

「的確，人們不如死了的乾淨！」

「你看那海潮兒不是在歡迎我下海麼？」

「啊！闊海！不想你就是我的末路！」

「這樣一瀉千里的海水多麼快慰啊！」

「但是我的母親呢？」

他想到這裏，使用目光注意着故鄉的天野。一點兩點的明星，髮髻弟弟的眼睛，嵌在藍色的天上，這時他又好像回想到離家時的情景：

「他母親抱着了弟弟，望着他的妹妹，替他整理行裝。午飯完了，就預備起程。他母親望着了他，一句話也不說。他的弟弟哭了；他母親一邊拍着，一邊說道：『C兒！路上小心呀！你到上海而後，第一要記好，不要忘却寫信。他勉強答應一聲，忍着心酸，坐上車子。』」

這時他的心裏，不覺又是一種觀念，想道：

「自殺的行爲，畢竟是消極的，反不如行雲流水似的，

隨他去就完了。」

他想到這裏，又笑了一笑，依舊跳到電車上。這時車上的男女，都向他發怔，好像曉得他自殺失敗的一樣。他心裏非常的難過，恨不得電車下有一隻箱子，可以把他藏起來。電車停了，他就從車上跳了下來。夜深了，人靜了，除却幾盞將睡的電燈，馬路上一些也沒有什麼。他下了車，想道：

「昨天我失敗了，難道今天晚還要失敗麼？我今天一定不歸去的！」

他忽又一想：

「不歸去？不歸去如何辦法呢？」

他這時彷彿沒有魂魄似的，就是陰森森的郊野，他一些也不怕，反覺這滿目骷髏，都是他的好友。他跑到一座古墓的前面，大樹下的一塊石上，把大衣脫了下來，蓋在自己的身上，呼呼的睡去了。

星兒微笑着，草兒蹈舞着，月兒不言不語望着，一個失眠的青年睡了。

(完)

一九二三，十二月二十五，秋社。

## 一封

雄 孟 滕

→\*←

這又值得有墮淚的價值嗎？

伊的嫁期，

正爲你所……嗚！

「但是激蕩的心，終不能像灰一般底死去。」

他又這樣悽惶的說：

#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重再或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 極端

阮春媛是一個頂有意思的小孩子。她生得十分秀媚。她的父母。真是愛同掌上明珠。就是旁人。也沒有一個不喜歡她的。她那一雙和玫瑰般的嫩頰。一天總叫人家吻個無數次。還有許多捉狹鬼。偏偏要兜她哭。再惹她笑。叫她喜怒不自由。她自己沒有抵抗的能力。也只得聽著人家的捉弄了。她的父母見她這樣的受人家歡迎。自然樂個不支。天天給她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差不多沒有一點兒不



阮春媛是一個頂有意思的小孩子。他愛常常要兜他笑。

任她的要求。這上頭所說的許多話。都是她自四五歲至八九歲的情景。

她受父母的嬌養。一天一天度過她的快意的日子。就養成了一種睨視不馴的習慣。漸漸地輕蔑了她的父母。偶爾有一兩樁不周到不如意的兒。就要找她父母嘔氣。她父母溺愛慣了。總是千依萬順。最終一定要設法張羅叫她稱心滿意。這才放心。她見她父母曲意承歡。益發驕悍起來。那一種暴戾忤拘的樣子。著實可恨。叫人家

再也想不到她在童年時代。曾受過一般人的鍾愛的。

記得舊小說上。寫到時間的行程。常常用那日子如梭四

個字來形容。那阮春媛也就

是跟著這梭子跑的一個人。

她逞著她的性子。跟這梭子

跑了好幾年。交了十八歲了。

她的父母迷迷糊糊地。順著

她的性兒。供養她。總算對付

得來。這一年。他們倆的難星

滿了。有一個人家來求親。巴

不得一口應承。跟著就是辦

粧奩。勉強報効。好容易把她

送出門了。

她嫁了人。在粧奩之外。還帶

上一肚子的怪癖氣。丈夫的家中人。沒有一個放在她的

眼裏。依舊遵照她當女兒時的舊習慣。吵吃吵穿。腹箇中



沒有半點墨汁。卻要裝做時髦。在交際場中。偏要出足風頭。累得她的丈夫。窮於應付。惟有暗暗地埋怨他的父母。

二

他嫁了人。在奩之外。還帶上一肚子的怪脾氣。

在訂婚的當兒。沒有踏踏實實地調查一下。

她在夫家。吵得沒有個開交。所有的親戚鄉鄰。都領教過她的歷史。沒有一個不咋舌的。這個話兒。傳到她母家的街坊鄰居耳裏。就有幾個在她童年時代。曾吻過她和玫瑰般的嫩頰的人。可說出許多風涼話。還把那三字經上子不教父之過六個字。來批評她的父母。她的父母受了這個揶揄。也沒有什麼法

子來補救。只得忍受嘲笑。很苦痛的。自罵一句當初……極端。

二  
程仲新在西洋留學生當中。可算是有數人物。一回國來。

的親事。那時候他還沒有到外國去。眼光也小得很。容易滿意。況且他的夫人。雖然不算是十分美麗。卻也出落得

什麼學校的聘書。來得有好幾寸厚。

他在

他很不願當教員。嫌這生活太枯澀。

苗條可愛。怎叫他不笑逐顏開呢。事過境遷。他到了外國。在那男女

就攔綜謝卻了許多學校的延聘。跟

外國

著又是什麼公司銀行前來爭聘。他

社交

嫌這些機關。雖說有得錢拿。可是我

公開

出洋辛苦這些時候。不單為著金錢。

場中

總要落個名利兼收。才不虛度此生

混了

呢。於是乎又把公司銀行的來人擋

幾年

駕。最終有一位闊老官。風聞得他學

驚歎

問淵博。不輕小就。很覺器重他的主

上的

張。就輾轉情人介紹。羅致門下。充當

世界

一個一等部員。不到一年。又給保了

女子

一個五等嘉禾章。他這時真是十分得意的。

有這

他的夫人是一位舊禮教中人。在他出洋留學那一年完

的返



常失

針。想用一種法子。去潛化她。希望她恰合時宜。好讓他在社會上吐些光彩。可是在中國數千年積習相沿的境內。

了急烈的刺激。幾幾乎要出以下策。談到離婚上去了。可是他沒有什麼很靠得穩的理由。況在舊禮教包圍之中。不敢武斷。到底把這念頭剔退了。他由是又改變方

終歸不能成功。叫他好不焦急。

這一年他恰交好運。某閹老又替他極力的推轂。居然得到一個法國某埠領事的缺。尅日挈眷赴任。他心中暗忖道。這一回可以貫徹我的主張了。他知道巴黎是世界有數的繁華區域。他所駐的一埠。恰又緊靠著巴黎。正好叫他的夫人。到巴黎涉躐一時。吸些歐西的新空氣。不怕她不成個地道的洋式中國人呵。不過在這個當兒。可有一個難關。因為他的夫人。不懂法國話。真是沒有辦法。於是急急請一個女教員。專授法語。自己公餘之暇。還幫著督促。不到半年。居然琅琅上口。喜得他手舞足蹈。成天的領她應跳舞會音樂會。沒有一個熱鬧的場所。沒有他們倆的影子。他收入又豐。公事又簡。從前的缺望。完全因為她的頑固。現在她居然可以在巴黎交際場中立足。已算是開通極了。他一方面自賀他潛化策畧的成功。一方面拼命供給她的交際裝飾諸費。她又以為產育大足為交際的障礙。索性服了停孕的聖藥。準備在交際界當個功臣。

程仲新不但去禁阻。倒反嘆羨她進步得快。可以凌駕國人。往往在稠人廣衆之中。驕誇不已。如是如是。過了幾年。他的任期已滿。雙雙歸國。這時候中國又已養成了一大批的留學生。很有高材的人物。政界要人。對於留學生的信仰。自然弱了許多。程仲新這一次回國以後。上峯給他一個閑散的職名。一個月不過二百金左右的薪俸。比較當領事的收入。誠有天淵之別。他的太太呢。可不管這些情形。依舊穿她的綾羅錦繡。吃她的珍饈海錯。結交了許多闊人的太太小姐們。單說摩托車的車費。一個月就得花他一百多塊。其他的費用。可想而知了。程仲新失意之後。勉強供給。漸漸地不支起來。有時說她一兩句。必定要聽到一種不堪入耳的咀咒。不得已裝雙裝啞。置之不聞不問。誰知她卻變本加厲。染到許多惡習。頗有些不堪告人的謠詠。程仲新對這位已經更新的夫人。又氣又惱。覺得不能供奉。終久沒有個好收場。暗裏傷心。在她那一方面。也覺得程仲新的財力不濟。下堂的要求。幾乎要衝

口而出，有一次程仲新得到一個極不堪的消息。忍無可忍。索性主動的向法院要求離婚。算是一種快刀斬亂麻的辦法。法庭公判的那一天。兩造齊集聽判。程仲新這時候和萬箭攢心一般。默默地在那兒垂淚。自己責問道。我當日挈眷赴任的時候。何不叫她進一個學校求學。使她得些新智識。偏偏令她練習交際。落得這個



收場。想不到這不幸的手續。反在她受潛化以後舉行呵。這怪誰呢。誰叫你……極端。

三

法 庭 公 判 的 那 一 天 程 仲 新 如 新 萬 箭 攢 心 一 般  
原 馥 貞 是 女 界 當 中 頭 一 個 講 舊 道 德 的 人 物。我 們 中 國 古 訓 中。不 說 過 女 子 無 才 便 是 德 嗎。她 尤 其 服 膺 這 一 句 老 話。把 一 切 人 生 應 求 的 智 識 和 技 能。輕 輕 地 謝 絕 了。說 她 藏 拙。那 真 藏 拙 極 了。可 是 對 於 那

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老規矩。卻極力下工夫。養成一個

到實利方面。以為現在科舉已廢。要為他的女兒求後半

千柔萬順。幾幾乎。由鼻孔中說話。纔算得溫嫻貞靜的一個人。若叫她

立在新潮流當中。必定

被人家疑是土塑木雕

的人兒了。她出嫁的那

一年。國中還沒有講新

文化。一般人的觀感仍

舊是前一世紀的遺留

眼光。所以人家娶媳婦。

也大都固執數千年來

的老成見。以迂腐的婦

德為取舍。那末原諷貞

當然是個優先當選的

人物。東一家求婚。西一家投帖。她的父母這時候卻注意



原諷貞是一個舊道德的女子

生的幸福。一定要擇得一個實業界中有希望的人

物。於是就把他許給一個

留法畢業的工學士。過門

以後。她便以前半生所學

成的那些舊習練。對著她

的丈夫。一步一步的實行。

她的丈夫。在新婚密月期

內。很覺得她柔順可喜。有

時也還把她的恭順特性。

在朋友面前。誇讚一番。但

是日子一久了。不但不覺

得可喜。漸漸地生厭起來。

倒反利用她這個弱點。時

常施以欺壓。原諷貞唯有本其逆來順受的本領。視為婦

女們分內應受之辱。卻覺得相安無事。惟有那暴戾的丈

夫。得步進步。愈迫愈緊。既

嫌其德性之不合時宜。又

恥其沒有什麼很高深的

學問。居然明目張膽的視

為奴隸。不到兩三年。發了

些橫財。搵進四房的姨太

太。詭色人等皆備。有的是

墮落的學生。有的是歌姬

和蕩妓。這些人豈特不把

原釀貞放在眼裏。簡直還

要凌駕而上之。她又犯而

不校。佻佻倪倪的做一個

舊道德的陳列品。不上幾

年。被她們凌折得不成樣

子。就有許多諸姑姊妹。勸她振作一番。她始終沒有那一

股勇氣。有時看見東鄰西院的人家。多情伉儷。鸚鵡鸚鵡。也會十分健羨。然終究不悟

她自身喪失這種幸福的緣

由。可憐她磨折一生。費恨而

太沒。在咽氣的那一刻。才追悔

當初極端柔順。不求學問的

失計。

（完）

我是一個半新的女子。也

曾受過舊道德的薰化。也

是崇仰新道德的一個人。

我以為各有各的是處。矯

枉過正。便非所宜。末一節

係為儒的姊妹們說法。勸

她們多求點學問。並不是

完全反對舊道德的。若要



裏眼在放貞釀原把不都們太太姨

說我是騎牆派。我也不敢聲辯。 著者附言

# 增補事類統編

連史紙精印十二冊 定價四元

自宋吳淑著事類賦後。補遺廣續。不止一家。此書爲丹陽黃氏增補本。集各家之大成而補其缺略。爲行用最廣之類書。我國學術。浩如煙海。歷代兵農禮樂之政。域內動植方物之奇。其搜輯萬有。別類爲目。羅叢殘繁。蹟之知識。而便學人之翻檢者。向唯類書是賴。然則類書之性質。不啻吾先民著作之百科全書也。今雖學術日新。而整理古籍。類書之功用自在。此書用上等連史紙。放大石印。本文註釋。大小相間。疏朗清斷。極便檢閱。

商務印書館寄售

## 家庭學校機關必備

全書四十四編

目錄如下

天象	時序	地理	歷史	教育	哲學	文學	書畫	算術	簿記	公文	契約	東啓	尺牘	禮聯	禮制	政治	法律	外交	軍政	交通	郵電	財政	經濟	租稅	商業	農業	畜產	蠶桑	染織	製造	博理化	美術	衛生	保育	衣服	飲食	居住	家庭	醫藥	運動	遊戲	音樂	術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用百科全書。

全二冊 定價六元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罪人

陳信齋

上午三點鐘光景。鷄的家庭。還安安逸逸的在棚裏打盹。大祿子遭着環境的逼迫。簡直喪失了自由權。心一不定。腦子就工作起來。身雖睡着。却難入夢。慘白的月光。從半掩的柴扉裏射進來。偶然給他瞥見。如有所悟。一骨碌爬起來了。披了一件破且骯髒的棉襖。拿了一把刀。移動一雙赤慣了的脚。急急忽忽。推扉走出。西北風真像有眼一般。也不知是否欺侮窮人。劈面緊緊的吹來。他就不住的顫抖。但還鼓着勇氣。向前猛進。一經着清涼的空氣。腦筋便清楚起來。抬頭一望。方覺誤會。皎潔的月光。當作天亮了。但也不退回去。一口氣跑到園田裏來。瞧見一塊界石。打算坐在上面歇歇力。在身子與界石相遇的當兒。跟着

發了一聲長歎。

他擱起了一隻脚。低了腦袋。左手撐着右手拿那把刀無意識的舞着。思潮一湧。就感想到昨天日裏的事情來。——草屋裏不是一個男子在那裏短歎長吁麼。身子斜倚在稻草堆上。顯出極憂慮的神色。一會兒。又躡進一人來。大模大樣的對他瞋了一眼。吐出一口旱煙。把煙竿頭在地上敲敲。揀了一個位子坐地。他見了。連忙站起來。迎上前去。一拱到地。然後起身恭而敬之的說道。沈太爺。又勞你駕了。今年年成不好。小的又窮不過。你老人家一定要照例收租。可憐那是萬辦不到的事啊。這句話的尾音還飄在空氣裏。忽給虎吼般的一聲震斷了。原來來人接着

罵道。你倒會得裝腔作勢。橫豎還有半個月。就過年了。我就再等你十天。十天之內。你要不交。……那男子接着哀求道。小的還不是巴望你們大戶人家。喜星高照。年年有十二分的收成麼。今年天不照應。少了一半。不瞞你老人家說。小的家中所有。差不多盡數供給了。總求太爺回去覆命的時候。把小的苦衷。代稟主人知曉。主人慈悲。或可原諒些的。如果十天之後。能夠交出。那末又何必今天還在你老人家面前。故意纏繞不清呢。就是那十天限期。又有何用。不是叫小的馬上下種澆灌。等着結實麼。還是望明年風調雨順罷。這幾句話。在他困苦怨所激發。未能措詞圓到。可是給沈太爺聽了。還當自己言語說錯。有意來作弄他。臉上頓時像飲酒過多一般。惱羞成怒。就把那男子三脚兩拳。一頓踢打。但這時時留心着自己的旱煙竿。口裏又罵道。狗奴。你怠於耕種。收成稀少。不能如數交出。偏要嘴硬。即得主人原諒。我沈太爺却不肯放你過門。他任憑沈太爺擺佈。痛也不敢喊一聲。那敢求饒呢。倒是

沈太爺吃力起來。方才停止。惡狠狠的離去。不過還留着一條命令。說。今天十五。再隔十天。我可又要來了。那時如再不能交出。我也另有辦法。定送你到一好地方去過年。——他想到這裏。忽聞一陣梟鷓聲飛過。陰慘得像鬼叫一般。寒毛淋漓。呆了半晌。好容易歎出一聲氣來。唉。他理想中的那男子。不是受着沈太爺的威逼麼。那人非別。當然就是大祿子自己。

同時。他妻子在草屋裏織毛巾。也是時時歎氣。愁眉蹙額。腦海中同大祿子感受一樣的苦痛。但伊想着那些乞丐。拖着兩三個小孩子。在路上要飯。就安慰自己說。要是有一男半女。那可更糟了啊。

大祿子用着那把刀。把園田裏的白菜。揀長足的。一棵一棵割下來。又去搬了兩個大竹籃。一根扁擔。把菜裝滿了。一擔挑着向城中菜市走去。奔到了目的地。就揀在路角。把擔子放下來。等待主顧。那時天光雖漸漸把籠罩着的黑紗揭開。總比往常早些。除了少數同業。來往的人不多。

要末那個倦眼亂雲的警察。站在一月尚未開門的店前。凡是憂慮的人。憂思愈來愈得活動。他既安靜下來。思潮是禁不住的。又湧起來了。他想。沈太爺怎麼不顧天時好歹。今年像我田裏。有了半成。在這鄉裏。還不是最好的麼。他偏偏要照往年一樣收取。無論怎麼逼法。我還得是個我。隨他便罷。……今天這擔菜。算他完全賣掉。至多也不過三千文。月半了。黃賣魚那裏的十五千錢。分六次拔還。逢五逢十。連利還他三千文。他專門靠放債盤利度日。像我這樣的利錢。還算小的。又怎能遲了一天。短了一文呢。我們兩人又要餓。……噲。你這菜賣幾錢一斤啊。這一聲射到他的耳鼓裏。立刻把方才所想。拋到了九霄雲外。半個月後。大祿子遷居了。等在一間幽黑的矮屋裏面。從鐵柵欄裏稍爲透進一些亮光來。照見他對面坐着幾個同伴。他們一見新朋友到來。照例開個歡迎會。就請大祿子演講來此的原因。大祿子觸景生情。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真是聲淚俱下。任你鐵石心腸。也得陪他下幾滴眼

淚。咳。奇了。他們聽後。竟非但不代爲可憐。反合夥兒大笑一陣。他們大笑的聲音雖大。却冷冷的似乎含些譏嘲的意味。

甲道。這些小事。也配與我們同住麼。不瞞你說。咱打敗了仗。搶些現成的錢財。還殺害了一人。逃到這裏來。只因分贓不勻。給人告發。才會到此受罪。但是銀錢在手的那幾天。也逍遙快活得夠了。

乙說。我麼。錢既不肯自來。當然去偷了。記得那晚大霧天。到鄰村高富翁那裏。偷了不少值錢東西。列位。我那偷竊的資格。已有十年。手段高明。從未破案。惟獨那天。不是好的利用霧天麼。豈知反因此壞事。東西到手。正在出來的光景。走在隔街裏。忽然撞到一人身上去。那人大約是敵更的。倦了。不顧天寒。靠着牆壁瞌睡。我把他撞醒後。慌忙逃去。奪門而出。耳朵裏還聽得那人呼喊捉賊的聲音。數日後。竟被捕了。審問的那天。果然如我所料。高家敲更的。到堂證明。他既認出我的面目。也就無從逃罪。但他們

要抄贓物時。那末來得快。去得速。我早已全數化錢。舒舒服服的用掉。

丙說……

丁說……

大祿子也無心去聽個仔細。他們既把自己的歷史輪流宣布。接着一陣狂笑。一陣拍掌。互相誇贊。得意非常。有兩個坐在地上。竟連脚也舞起來了。那裏還當自己是罪人。想不到這種地方。也有佈滿着歡悅空氣的日子。大祿子



受着一頓冷落。覺得同一受罪。自己怎比得上他們那麼膽大妄為。真有些兒慚愧。

另一方面。他想。沈太爺不會說送我到一好地方去過年麼。看來就是此處了。既有朋友談笑。又免了環境的逼迫。還有現成飯吃。真是一個好地方。我還得多謝沈太爺咧。他這樣想來。反覺得這一月牢監期太短了。但是一念及他妻子這一個月的情景。不覺又哭喪着臉。立刻覺得眼前的幾分鐘。也有幾天那麼長。

(完)

公子

呆

甲說。此人本來是一位公子啊。乙道。那麼他好奇。特地打扮得家人那麼樣麼。



## 南潯小行記

徐碧波

我記不以遊名。而假小行作詞代。蓋我此行。非爲遊也。且復被雨師所虐。卽有遊興。亦爲之掃除淨盡。然旣無遊。又安所紀。紀瑣事耳。先是曾約寒翠同往。及期六時。與茗待於春舫茶室。久久不至。未幾汽笛鳴。輪機垂啓旋矣。亟下舟。然獨行殊踽踽也。俄而雨。我所乘之舟。爲慶記公司輪客艙。祇收船價銅元七。酒力反倍之。照曩例。須一銀餅方足。今與交通公司競。所以如此廉賤。艙中位窮人衆。後來者幾不能插足。中有一僧。善健談。其辭源滔滔無已時。自云係昭慶寺來者。聆其音不脫江北腔也。尙有一妙女郎。姿色甚可人意。願我嘗見渠吃蔥油之餅。口中啜啜作回響。似未曾嘗過高等教育者。移時至吳江。計金昌去此水

程凡四十餘里。又行二十里。至北圩。午餐後至平望。計又行二十里強矣。午餐之飯尙佳。肴雖有六色。實不過肉數片。魚幾段。湯一甌。鹽菜與蘿蔔乾而已。第取值甚賤。我未食而作隅視。見此健談之僧。且健飯。盃中魚肉。半爲所盡。羣似怒而未發。蓋不屑爲吃起口角也。我乃匿笑不已。俄行二十里許。至梅堰。十二里抵震澤。震澤爲蘇浙交壤處。亦衝要處。市肆甚盛。所燃電炬。卽由南潯度來。又十二里乃抵浙湖之南潯。時已五下鐘。其時雨聲浙瀝。悶甚。卽於船埠買棹往七里之村。雇金乃需七角。大約行程一里需一角。果爾者。吳會至斯爲程有百四十里。舟資當該十四銀元矣。一笑。船家一老人。把櫓又迂緩。抵友人溫鸞魂府

上時已上燈久矣。溫子冒雨來逐。相見之歡。無可形容。是宵竟作長夜之談。及曙光透櫺。始各入睡鄉。次日又雨。鄉間泥濘。夾道交通又不便。悶損特甚。又次日上午無雨。乃復登舟往潯鎮。覺街道極湫隘。然市象頗佳。風聞是地多富豪。且皆有家園。溫子本擬作引導往一遊。乃又因兩師惡作劇。敗人清興。遂往大街閱報社品茗。是社非營業性質。由諸仕紳斂資而設。以供饋人之高尙消遣。惟登樓者須取資二分。以示限制。且備佳茗以餉客。舉凡海上各日報及小說雜誌俱有。任人取閱不收費。地位清潔。秩序井然。愧我蘇弗有也。旋夜餐於怡豐園徽館。同席有溫子之一兄一姪及一友。俱在申江營商。吐語雋妙。迥非市僧流也。餐後宿於逸安旅社。尙清潔可居。夜未十時而電燈已熄。隔房有數惡客。高聲作劇談。喧鬧至他人不得寧睡。至午夜方休。若輩公德二字。殆腦膜間無此印象也。次早八時興。天已放晴。乃偕三溫同往觀光私家花園。首至張氏之適園。佈置尙未完備。且有多處。加以扁鑄。是以未能周

覽。就我管窺其裝置似頗具邱壑。然氣派殊小。蓋工程師爲扶桑人。規其人民之經營。已可瞭然其國家之若何。聞此工程師。竟昧良於去夏挾主人二十萬金遁。張氏末如之何。亦惟懷喪鬱抑而已。我以為爲浪人之遁。殊快我心。蓋我國之建築雖陋劣。豈更遜於彼東鄰。而乃不屑降格以求。其受虧宜也。既出。復入劉氏之小蓮莊。此園採仿半西式。而冠冕堂皇。別具一種開誠佈公。觀覽一周而去。復經另一劉氏之園。方在建造之中。其園主人前年屯絲盈百餘萬。遂抽出三成營此園。工程師亦東人。其佈置以假山石爲多。到處土埠。巖巖如邱墓。而森森有鬼氣。嗚呼。前車之鑒。彼等豈未見乎。垣外有一墳壤。佔地可三弓。係某姓祖塋。因欲購之。俾成方形。劉氏願出三萬金令遷。某氏裔均窶人。聞訊應樂從。孰意竟堅持不允。迂已。劉氏亦莫奈若何。三園倦游返。飯於上源樓。下午言歸。六時搭交通輪回蘇。抵金闕埠方午夜。即於船中寄宿。天明登陸。入城至家。門尙緊閉。叩數下始啟。余倦甚。即登榻作諸葛之高臥云。

(完)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包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  
華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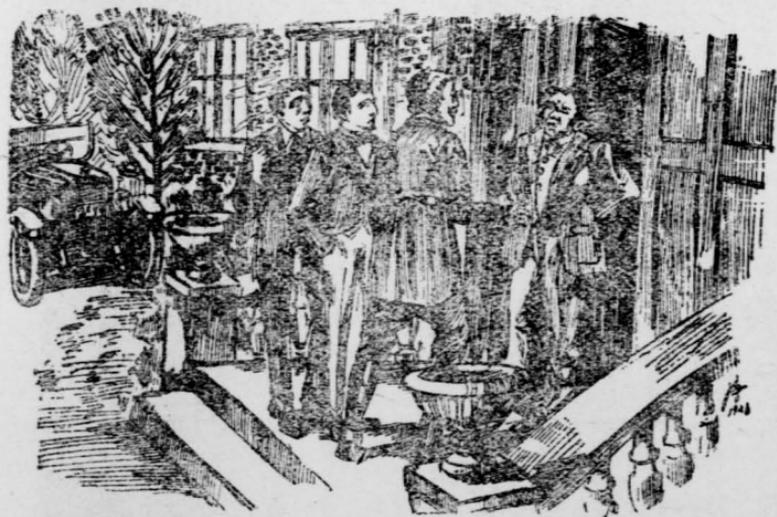
亨列克司將軍用沈着愁悶的聲音說道。正在前面——弄堂的盡頭。那便是伏迺迪的住處。也便是他死的所在。說着。伸出一隻肥大的脚。踏在停輪桿上。疾馳的汽車。便漸漸減慢。我的朋友卡利爾喔格和我都坐在車後的座位上。聽了這話。抬頭向前瞧。見那弄堂的兩旁。生着好幾棵白楊樹。被晚風吹動。好似正抑鬱無聊的連連點頭。又見有一道紅色燈光從那屋中射出。我很鬱悶的搖了搖頭。並斜着身子。把車門開了。陰濕的晚風吹過來。車門一開一闔。這時我心中很不舒適。並有些懷疑。因為這案的案情。喔格不肯向我講明。祇說有個姓伏迺迪的人死了。也許當中有些奇情。約我陪他同來一踏。查看個實在。我因情不可却。便和他同來。從城中乘火車到了威金司車站。亨列克司正在站上等候着。他神情很痛苦的替我們向他的女兒和一個少年醫生姓姆姆般司的介紹了。祇把喔格拉到旁邊。情感很興奮的低聲和他談了許久。這分明是因我是局外人。又是個新聞記者。不要我參與他們的秘密。因此我心中很不自在。並不解他們有何秘密。值得瞞過我呢。

這條弄堂。長狹而黑暗。祇有從伏迺迪屋中射出的一道紅色燈光。我們的汽車。慢慢行進弄堂裏。等到了盡頭一所高屋前。亨列克司便把車停住。我們隨

着他下車。走到大門前。他伸手敲了兩下門。裏面便有人

把門開了。這人身材肥短。紅灰色的頭髮。伏在大而圓的頭上。灼灼的眼光。直射在我們身上。亨列克司邁步往門裏走。一壁

說道。哈羅。音維森。這是喔格先生。這是……哦。是了。是萊惱得先生。喔格先生是一位偵探。在他這粗魯無禮的介紹時。喔格向我暗暗的做個嘴臉。表示憎厭的意思。再向前走了一步。瞪着奕奕有神的小眼睛。凝望着音維森。音維森聽了亨列克司的話。並不上前招呼。祇道。是的。聲音太低弱。不像是肥人的聲音。



亨列克司邁進音維森宅內

我們走進屋裏後。亨列克司道。音維森。喔格先生是來調查伏迪迪先生的死況的。他

和他的朋友今夜都須住在這裏。請你好好的招待。不要嫌惡。音維森道。誰敢嫌惡呢。我麼。我是萬萬不敢的。這裏正有一張上好的床鋪。又道。自從……自從伏迪迪教授死後。這裏非常沈寂。難得有人來做伴。我是十分歡迎。說着。又點上一盞燈。預備領我們到室中去。亨列克司便向我們告辭。說明晨再來。我們送他走到大門外。他緊緊握着喔格的手。又道。我希望你馬到成功。毫無波折。說完這

話。跳上汽車。開車行去。不消一會。已隱沒在夜色之中了。喔格向我道。亨列克司是位有才幹的老人。對於這件事。

着實盡了些力……本再要往

下說。因音維森已走了出來。便

掉過話頭道。現在已是九點鐘

了。請音維森先生領我們到室

中去。好早些安歇。我已很疲倦

思睡了。

方纔我們所在的那間室。是在

平地上。室中陳設寥寥。祇有幾

張直背的椅子。一張大書桌。桌

上有一大堆的文書之類。這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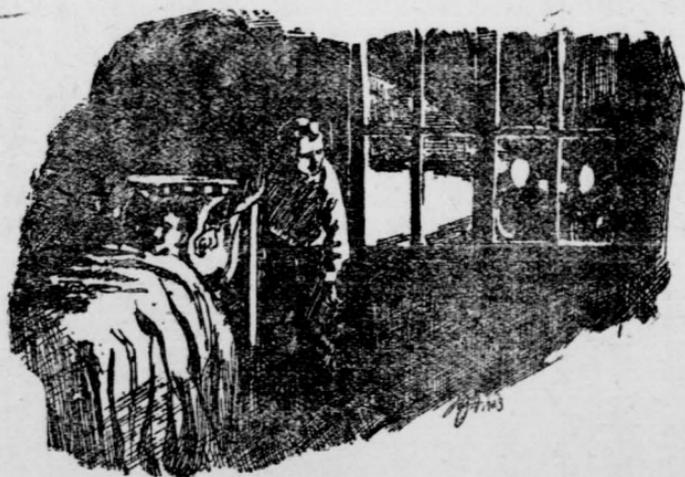
候本在六月裏。火爐中却滿積

灰燼。當下音維森領着我們。走

過一間室。像是書室。又像會當

做過實驗室的。中有幾排木架。架上放着許多瓶子。在這

闊淡的燈光中。看上去。都是黑色。再有許多厚大的書籍。走過這間室。又到一間室。音維森領我們進去道。室中雖



光亮的新種一見雖並音聲的新種一見雖又醒

樸實無華。但我猜你們住在裏面。或尙覺舒適。你們可要甚麼

需用的物件麼。儘管對我說好

了。你們倘要問伏迦迪教授的

事。我很願意回答……好的。明

早再談罷。先生們。祝你們夜安。

音維森出去後。我坐在床沿上。

瞧看室中的景况。一個壁角裏

有一張粗劣的黑色食器架。一

張低的書架。幾張廉價的椅子。

靠近床頭的所在。有一張破舊

的捲面寫字台。喔格一聲不響。

把衣服脫下。祇吹了一聲口笛。

我見他這樣。心中很是懷疑。先呆呆的望着他。後來對他

道。卡利爾。你畢竟爲着甚麼。特地趕到這寂寞的屋中。宿這一宵呢。如今又爲甚麼吹口笛呢。假說你是來查看情形的。却又先忙着睡覺。我真不懂你的意思。請你說個明白罷。喔格笑着回答道。此刻本是睡眠的時間。理應睡眠。明天查看。也不爲遲。請你莫再和我講話。我要安心睡眠了。說着。果上床睡了。一會。鼾聲已起。但我再也不能睡着了。耳聽得窗外風聲漸大。接着又落下大雨。繼續不斷的兩點。落在屋頂上。聲音很是繁碎。雨水積多了。再從屋頂上流到地面。響聲震耳。這風雨之聲。早把我的睡魔嚇走。直到夜半。我還是瞪着兩隻眼睛。向四下裏瞧看。心中很覺煩悶。正在這當兒。忽又聽見一種新的聲音。並瞧見一種新的亮光。仔細一聽。那聲音由遠而近。分明是汽車的行動聲。那亮光並直照在這無有窗衣的窗上。我覺得有些希奇。便爬起來。朝外再看。見窗外雨地上。有兩道亮光。直射過來。室中越發光亮。我又有些害怕。兩手竟然發抖。忙用臂肘推推喔格。低聲喊他道。卡利爾……窗外又有一

種激越的聲音。接着又是嘩喇喇一聲。窗上的碎玻璃。都跌落在地板上。頭頂上面。再有破裂之聲。我越發慌亂。亂喊道。卡利爾……其實他早已跳到床下。我也急忙跳下來。二人都伏身在靠牆的地板上。那激越的聲音。隨即又響了一下。再聽見汽車的行動聲。窗上的亮光。條的不見了。一轉眼間。汽車的行動聲。也不再聽見了。我低聲對喔格道。這必是不守本分的惡漢。喔格不答。祇哼了一聲。我們等了片晌。不見再有動靜。便站起身來。忽又聽見書室中有急促的脚步聲。這室門並關的開了。喔格忙問道。來人是誰。來人道。是音維森。這裏會有甚麼事麼。音維森隨即走進來。手裏執着一盞油燈。身上穿的是睡衣。喔格厲聲答道。不知是誰。跑到這裏。練習打靶。我們的好夢。被他驚破了。音維森道。我被一種聲音驚醒。好像是鎗聲。又好像看見一部汽車開走了。喔格道。是的。我想必是那放鎗的朋友。乘汽車走了。音維森道。他是放鎗打你們麼。天呀。可有甚麼事……喔格攔住他道。沒有甚麼事。你最好

再去睡罷。祝你夜安。音維森走後，他再睡上床。呼呼的睡去。我却坐守了一夜。

## 二

喔格打了幾個呵欠。已經睡醒。望着燦爛的日光。我坐在床沿上。不住手的揉我的疲倦的兩眼。再懇求他道。你特地約我到這沈寂而怪異的屋中。無所事事的過這一夜。祇見一個不知姓名的怪客。乘汽車來此。對着我們連放兩鎗。當中究有甚麼隱情。你不能告訴我麼。喔格點上一支紙捲煙。連吸了幾口。纔道。現在我尚不能講解給你聽。因為我自己對於這案。尙不能完全了解。我道。伏迦迪：  
：喔格搶着道。據亨利克司告訴我。他是一位退職的動物學教授。性情暴躁。難得有快樂的時候。兩年前。纔搬到這裏。因鄉間寂靜。他好著書。並做實驗的工夫。不料在兩天前。忽然死了。據迦姆般司醫生和驗屍官宜稱。他是因癱瘓病死的。他有這種疾病。本已有九個月。是迦姆般司替他醫治的。但亨利克司疑心他忽然而死。也許有甚麼

隱情。便請我來查看明白。我道。昨晚我們在車站上會見的那個女子。不正是亨利克司的女兒麼。伊可稱是美貌少女。伊和迦姆般司大概已有了愛情。迦姆般司也可稱是幸運的少年了。喔格道。這還用你說麼。這是閒話。不必多說。還是談伏迦迪的事罷。他曾立下一份遺囑。把他所有的財產。這——一所房屋和附近四十畝田地。約值一萬元。都傳給一個人。他本有一個姪兒。住在本州的東部。却得不到他的分文。相處多年的學生。又可算是老僕。更不能稍沾餘惠了。他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把吸剩的捲煙。擲到窗外。再道。承受他的財產的這人。你猜是誰。我道。我猜不着。喔格道。正是迦姆般司醫生。我驚奇道。怎會傳給他呢。喔格道。是啊。因此附近一帶。謠言很多。都說伏迦迪立下這份遺囑。必非他的本心。當中定有蹊蹺。這些謠言傳入亨利克司耳朵裏。因他女兒的利害。所以請我來……忽有人敲門。接着走進一人。正是音維森。在日光中看他。他的頭更覺得大而圓。他道。先生們。昨天夜裏。後來

沒有甚麼事再驚吵你們罷。我想必不會再有的。半小時前。我已把早餐預備好。倘你們要問教授的事……喔格很愉快的道。等進過早餐。再談那事罷。

音維森走後。喔格指着

天花板上。一個小洞道。

這必是夜間那鎗彈打出來的。看這小洞的地位。可見鎗彈從窗外飛進來。剛巧成個角形。放鎗的人。諒必精於射擊。他說完這話。又走到窗外草地上。喊我瞧看黑泥的車路上。有汽車輪



此再看這車轍新定是那福特汽車

的痕迹。並道。昨夜我細聽那汽車的行動聲和看那兩道燈光。此刻再看了這車轍。敢斷定那定是福特汽車。他隨即再回到屋中。搜查那間書室。把架上的小瓶和書籍。逐

一瞧看。忽的握住我的膀臂道。你嗅着甚麼氣味麼。我本嗅着一種霉酸氣。便答道。這霉酸氣不很濃厚。好像是梵臬拉罷。(Vanilla. 一種蘭科植物。生於美洲熱帶地方。)

喔格道。好像是那種氣味。祇不知是與不是。昨晚我剛走到屋中。似乎便已嗅着。說完這話。忙忙走到室門外。他灰色的眉毛。向下垂着。頭也微向前斜。我跟他背後。一連走過七間室。都是陳設無幾。祇有美

麗的日光。照滿全室。後來我們走到了廚房裏。見音維森正灣着腰。站在火爐前。大約聽見了我們的脚步聲。忙抬起頭。用他藍色外衣的袖管。揩了揩額頭。說道。早餐已預

備好了。我想咖啡定是不可少的。他早在廚房裏一張圓桌上替我們安排好座位。我們當即就座。他供應我們的食品是鷄子咖啡和發酵的黃麵包。喔格一壁吃。一壁問

他伏迦迪的死狀。他答道。他本患有癱瘓病。你們諒必曉得。近來日漸加重。在迦姆般司最後一次來診視後。他忽

的向後癱倒。那時醫生尙未去。我却不在他室中。因為這幾個星期以來。他忽然不喜歡我。不許我在他身旁。其實

我是竭盡心力。忠事於他。這個你們或能相信的。他說到這裏。眼光望着別處。喔格道。我聽說他的遺囑上並未提

及你。音維森道。是的。其實我並不介意這事。不過他稍覺對不起我罷了。曾有許多人教給我。趁他病中。大可設法

吞沒他的財產。但我總不肯做這卑鄙的事。拿定主意。真心陪伴他。並幫助他考究學問。原來我本是他從前的學

生啊。不是我批評我的先生。他真是位怪異的動物學家。音維森捧出的這幾樣食品。調治既不得法。更不清潔。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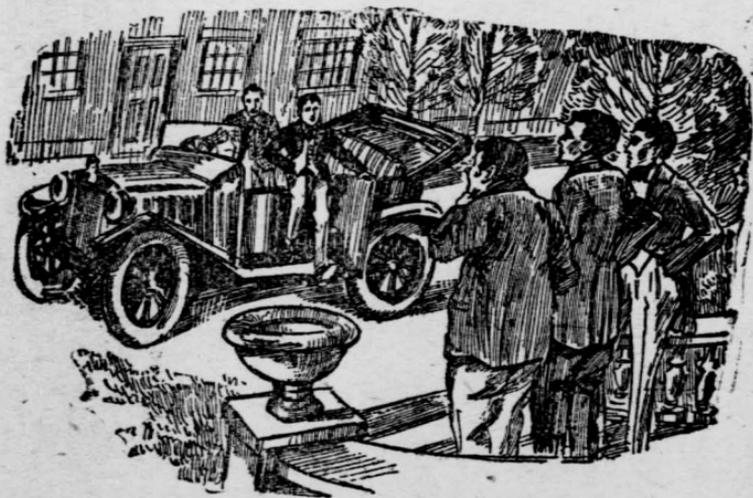
再站在我們面前。看見他白色的眼眶一周。有一道污穢

的圓圈。領頭未鈕。露出灰黑色的頸項。我們更覺難以下咽。勉強吃了一些。便站起身來。剛巧聽見大門外有汽車的行動聲。三人一同趕去瞧看是誰來了。

### 三

從汽車上先下來一矮人。臉色通紅。眼睛暴大。身穿黑色的衣服。在他後面接着下車。再有一個身高微駝的男子。兩頰之上。長滿了灰色短鬚。當下這紅臉的人說道。哈羅。音維森。並通報姓名。他姓脫列。是威京士銀行的經理。和他同來的那人。是亨利伏迦迪。是已死的教授的最近姪兒。他又問我們道。你們二位。大概正是喔格和萊惱得先生罷。這時音維森已獨自走到甬道中。伏迦迪跟在他後面。脫列又道。我曉得你們二位都是偵探。喔格點頭道是。脫列道。你們的來意。我也已明白。我對於這案的情形。略知一二。或能幫助你們。我因伏迦迪完全喪失了他的權利。覺得很不服氣。這纔出來表示一番。喔格點上一支紙捲烟。點頭道。那末便請你表示罷。脫列道。你會聽見這教

授立下的遺囑。伏迺迪已回轉來。聽了這話。插言道。我竟沒有絲毫利益。喔格再點點頭道。這田地都是伏迺迪教授所有的麼。伏迺迪道。我不清楚。脫列請你回答罷。脫列便道。教授存在銀行裏金錢。很少很少。這是人人曉得的。大約在一年前。由我經手。替他從伊利荷司銀行劃來一項存款。總數是二萬元。我勸他存在我銀行裏。他始終不肯。說是他不相信把錢存在銀行裏。後來音維森私下告訴我。說教授的錢。專門用在考究各種科學上。這是他的習慣。再也勸他不改的。伏迺迪道。他本是位教授先生。自當喜歡



紅通色臉人矮一來下先上車汽從

那遺囑定是假造的。脫列掉轉頭。向弄當口望了一望道。

考究科學。喔格道。閒話少說。那遺囑怎樣呢。脫列道。那份遺囑是在他的寫字台的格架中尋出的。寫字台所在的那間房。當迦姆般司來醫病時。祇有他一人能個自由出入。湊巧遺囑上又言明田地房屋都歸他所有。因此不能不令人疑心那份遺囑……頓了一頓。圓瞪着兩眼。再道。那份遺囑是假造的。喔格低低的吹了一聲口笛。自言自語道。因為有這疑慮。風波便平地掀起了。伏迺迪也道。教授生前。常說把財產都傳給我。現在遺囑上所定。却適得其反。可見

好極了。迦姆般司已來了。我們聽了這話，都向弄當口瞧。見迦姆般司果然乘車來了。車上再有一人。正是亨列克

司將軍。這部汽車，果然是福特牌。

車行到弄當裏。迦姆般司當即停

住。跳下車來。亨列克司却一把拉

住他道。慢着。你最好在車中坐一

會。迦姆般司便很不願意的復行

上了車。亨列克司却走到我們面

前。向我們點頭爲禮。見了脫列和

伏迦迪。也略爲點了點頭。便把喔

格格拉到旁邊。喔格招呼我同去。三

人便一同走到左首一片麥田的

埂上。脫列和伏迦迪很狐疑的望

着我們。亨列克司先開口說道。那

位少年醫生。處境很是困苦。許多人都說那份遺囑是他

假造的。他也略有所聞。昨夜我和你們分手後。他特去尋

我。我告訴他外面究有甚麼謠言。我便告訴他。並說明你們的來意。他說定要來會你們。當即忙忙的走了。昨夜

他可曾到這裏來麼。我想未必會

來的罷。喔格望了我一眼道。亨列

克司先生。請你去問他自己罷。亨

列克司道。我已問過他了。他不肯

說出實話。後來纔說是今晨會見

你們的。喔格不響。掉頭去望迦姆

般司。他很無聊的坐在車中。臉向

麥田。亨列克司又道。我女兒已和

他定下婚約。倘他果會假造遺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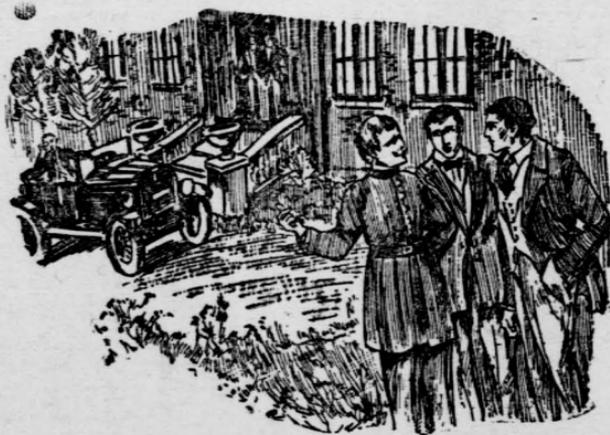
和類於這種的事。我女兒怎能：

：喔格接言道。亨列克司。老實和

你說。這案恐還不祇是假造遺囑

呢。又回頭喊道。迦姆般司醫生。迦姆般司立刻跳下車。脚

步很不穩重的走了過來。嘮嘮叨叨。向喔格訴述了一遍。



迦姆般司當即停住跳下車來



喔格不置一詞。祇搖搖頭。我們同到屋中去細談罷。我們走進大門時。剛巧音維森迎了出來。喔格道。音維森。請你領我們到伏迦迪教授的老室中去。

## 四

音維森領着我們走過那間昏暗的書室。喔格和亨列克司低聲說了幾句話。纔隨着我們走進來。亨列克司却留在外面起居室裏。所謂伏迦迪教授的老室。便是喔格和我過宿的所在。我們都走到裏面後。喔格順手把門關上。慢吞吞的說道。伏迦迪教授正是在這室中被人害死的。我一聽這話。不禁吃了一驚道。被人害死的麼。迦姆般司本已坐在椅子上。也忙站起來道。喔格先生。請讓我……喔格不容他往下說。截住他的話頭道。請坐下去。我曉得你已自制不住。但仍須把持着。我有一兩件事問你。伏迦迪教授向來十分信任你麼。迦姆般司道。這也不見得的。但在他臨死的那天。他對我的神情。很是懇摯。似乎有甚麼話要對我說。祇是已說不出話來。喔格道。伏迦迪教授

的病况。久已沈重了麼。迦姆般司道。是的。在一個月前。他曾問我病况究竟怎樣。我回答他講到實在。已是沈重了。喔格道。這沈重二字。是概括的形容詞。我想你當時定有詳細的解答罷。迦姆般司道。是的。我對他說病勢倘再有變動。便是已陷入絕境的朕兆。倘無有變動。他尙能再活幾年。喔格哼了一聲。不再問甚麼。踱到大開着的窗前。坐在窗台上。翹起一隻腿。攔在那隻腿的膝上。又道。脫列先生。你可以宣布你的意見了。脫列見問。先用手在寫字台上拍了一下。纔答道。喔格先生。我久已曉得這是樁暗殺案。試想伏迦迪教授本是個病夫。當然無自衛之力。室中又別無旁人。誰能保護他。他自是容易被入害死了。兇手在害死他之前或之後。把那假造之遺囑。藏在寫字台的格架中。使人見了。相信是他生時放在那裏的。在寫字台的抽屜中。或藏有一份真的遺囑。但必早已被兇手毀去了。至於兇手是誰。我也能推索而得。毫無疑惑。脫列自然再要往下說。伏迦迪霍的從座位上跳起來。奔到迦姆

般司面前。瞪起兩眼望着他。那副憤恨的神氣。好像要把他生吞到腹內。纔能甘心。喔格用和緩的聲音說道。脫列先生。你說伏迦迪教授是被人害死。有甚麼根據。屍身上毫無異點。迦姆般司醫生和驗屍官又都宣稱他是因癩瘕病死的。這話諒你定能記得。脫列又在台上拍了一下。道。不錯的。他定是被人害死的。喔格微笑道。被人害死的。這話委實不錯。兇手因何要害死他。用的是甚麼方法。說起來。話長得很。如今我們先講害死他的方法。這方法是新近發現的。曉得的人尙少。說到這裏。忽然頓住。點上一支紙捲烟。吸了幾口。纔再道。我們先講蛇類。據最近研究的定案。凡蛇類的身上。多少總含有毒質。——是的。這毒質。含在蛇類的口液和血流中。大多數的魚類。也含有毒質。田雞和蝦蟆所含的分量更多。再進一步講。田雞和蝦蟆的體內。有兩種腺當中。含有毒質。一是黏液腺。一是細粒腺。這蝦蟆毒倘注入人的靜脈中。這人必患癱瘓病。他說這番話時。脫列和伏迦迪都呆呆的望着他。我望了迦

姆般司。見他眼珠通紅。似將冒出血來。眼光直射在喔格身上。喔格接着再道。伏迦迪教授本患癱瘓病。性命已是危險。兇手再把這蝦蟆毒注入他的靜脈內。他怎能不死呢。脫列聽到這裏。跳起來問道。迦姆般司醫生。我有一句話問你。你可曉得這蝦蟆毒麼。迦姆般司臉色灰白。眼光閃爍。發出一種特異的聲音應道。是的。我曉得的。你問這話做甚麼呢。喔格不等脫列回答。再道。這蝦蟆毒有一種特殊的氣味。和焚桌拉一樣。倘有少須。氣味已徧佈滿屋。這兇手因曉得這蝦蟆毒的厲害。……話未說完。脫列高喊道。喔格。你以為這兇手是誰呢。兇手又為甚麼要害死伏迦迪教授呢。喔格道。伏迦迪教授身邊。有二萬元現款。兇手見財起意。便把他害死。吞沒這一筆錢。又為卸除他自己的嫌疑起見。便假造那份遺囑。放在寫字台的格架中。使人疑心是迦姆般司所為。昨夜他見迦姆般司乘車來此。又對我們放了一鎗。增進我們對於迦姆般司的疑惑。同時再向迦姆般司放一鎗。把他嚇得急速逃走。呢

格說到這裏。從窗台上跳下。用十分清朗的聲音道。兇手究竟是誰呢。他正是動物學家的學生。……這話方纔出口。我斗覺身旁有非常的動作。忙掉頭看。見音維森已從座位上跳起。飛也似的拉開室門。奔入書室去了。我心知有異。拔脚便追上去。祇是已太遲了。書室的門。已經上鎖了。脫列很驚異的道。惡漢。……迦姆般司也很狐疑的道。難道正是音維森不成。這時我又聽見鑰匙轉動的聲音。接着書室那一面的門上。有衝撞的



擊巨的動衝有上門的面一那室書着接

巨聲。並聽見亨列克司在起居室中高喊道。快些開門。……快些開門。喔格在這一面的門外也高喊道。音維森。快些出來罷。你躲在室中何用。料你終不能逃走的。我們又聽見書室中叮噹一響。像是一隻小玻璃瓶跌倒到地板上的聲音。隨即再有沈悶的呼吸聲。喔格掉轉頭。又搖了搖頭道。太遲了。說時。從書室中透出一種氣味。越過越濃厚。和梵桌拉的氣味。正是一般無二呢。

(完)

# 東方文庫出版廣告

自從刊印東方文庫的計畫發表後，屢承海內外愛讀諸君來信催問，但因篇幅過繁，搜輯費時，致不能迅速出版，很為抱歉。現在全書已編訂完竣，正在趕印，特再行布告，以慰讀者盼望。

東方文庫原定六十五種八十冊，現在增至八十二種，一百冊。搜羅範圍極廣，凡政法社會文理各科，無不兼收并蓄，實在可算是一部最完備最通俗的百科叢書。編撰者有四百餘人之多，其中不少學術界的專家。排印裝訂，尤極美觀。全書目錄開列後頁。出版分為三次：陽曆十二年底先出三十冊，十三年四月底續出三十冊，至十三年六月底出齊。又因材料增加，優待本誌定戶辦法，亦不得不酌量改訂，現在把定價及優待定戶辦法規定於下：

## (一) 東方文庫定價

- (甲) 定價每冊一角。全部一百冊，定價十元。
- (乙) 郵費包裝費，每部國內五角，國外一元六角。各處分館及經售處得酌加運匯費。
- (丙) 特製東方文庫精美錦匣，價目另加，要否聽便。
- (丁) 購閱全部者，當先取三十冊，另奉取書憑單一紙，以後出版，憑單取書。全部書價無論照定價或優待價，均須一次交足。

## (二) 本誌優待定戶辦法

凡自陽曆十二年一月起至十三年六月底止，預定東方雜誌全年一份（不論何期起止）者，隨雜誌定單附贈東方文庫甲種優待券一張，持券購書，每部收價五元。預定東方雜誌半年一份者，贈乙種優待券一張，每部收價六元。已定者一律按戶補寄。又自十二年一月起，至本辦法發表之日止，已定半年者，如在十三年六月前續定半年，仍得照全年計算，改贈甲種優待券。

優待券廉價購書期限以十三年陽曆年底為限。優待券以書價為限，郵費運匯費錦匣等不在內。

# 東方文庫目錄

▲全書共八十二種  
▲十二年底出三十冊  
▲合計一百冊  
▲十三年六月底出齊

## 一、現代歷史、現代地理

- [1] 辛亥革命史 高 勞編
- [2] 帝制運動始末記 高 勞編
- [3] 壬戌政變記 張梓生編
- [4] 歐戰發生史 高 勞等
- [5] 大戰雜誌 高 勞等
- [6] 戰後新興國研究 羅 羅編
- [7] 華盛頓會議 羅 羅編
- [8] 俄國大革命記略 高 勞等
- [9] 勞農俄國之考察 高 勞等
- [10] 蒙古調查記 王華暉等
- [11] 西藏調查記 張慎勳等
- [12] 世界之秘密結社 古研氏等
- [13] 世界風俗談 錢智修等
- [14] 日本民族性研究 謝晉著
- [15] 中國改造問題 楊端六等
- [16] 代議政治 孫世杰等
- [17] 歐洲新憲法述評 張慰慈等
- [18] 領事裁判權 周聖生等
- [19] 新村市 馮公佛等
- [20] 貨幣制度 盧克等

## 二、政治法制經濟及社會問題

- [21] 社會政策 楊端六編
- [22] 合作制度 孫錫麒編
- [23] 農荒預防策 羅 羅編
- [24] 近代社會主義 錢智修等
- [25] 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施存統等
- [26] 社會主義神髓 高 勞譯
- [27] 婦女運動二冊 章錫琛等
- [28] 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周建人等
- [29] 家庭與婚姻 李三編
- [30] 新聞事業 沈雁冰編
- [31] 東西文化批評二冊 徐寶璜編
- [32] 中國社會文化 信父等
- [33] 哲學問題 湯錫遠等
- [34] 現代哲學一樹 潘公展譯
- [35] 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張東蓀等
- [36] 心理學論叢 劉衡如等
- [37] 名學稽古 朱光潛著
- [38] 近代哲學家 王平陵等
- [39] 柏格遜與歐根 章行德等
- [40] 克魯泡特金 胡適等
- [41] 甘地主義 康符等

## 三、文化及哲學

- [42] 戰爭哲學 楊端六編
- [43] 處世哲學 羅 羅編
- [44] 羅素論文集二冊 錢智修等
- [45] 究元決疑論 普魯德等
- [46] 科學基礎 高 勞譯
- [47] 宇宙與物質 章錫琛等
- [48] 相對性原理 周建人等
- [49] 新曆法 鄭心南等
- [50] 進化論與善種學 陳長蘅等
- [51] 迷信與科學 周建人等
- [52] 笑與夢 周建人等
- [53] 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錢智修等
- [54] 食物與衛生 梁宗鼎等
- [55] 石炭 甘永龍等
- [56] 鑛錠 汪胡楨等
- [57] 飛行學要義 陳文祥等
- [58] 科學雜俎四冊 顧紹衣著
- [59] 近代文學概觀二冊 袁配嶽等
- [60] 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康符等
- [61] 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沈雁冰等

## 四、科學及工業

- [62] 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章錫琛等
- [63] 近代戲劇家論 杜亞泉譯
- [64] 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楊端六等
- [65] 但底與哥德 張聞天等
- [66] 莫泊三傳 梁漱溟著
- [67] 美與人生 抑庵譯
- [68] 藝術談概 錢智修等
- [69] 近代西洋繪畫二冊 黃士恆等
- [70] 國際語運動 周建人等
- [71] 考古學零簡 陳長蘅等
- [72]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周建人等
- [73] 元也里可溫考 錢智修等
- [74] 東方創作集二冊 梁宗鼎等
- [75] 近代英國小說集 梁宗鼎等
- [76] 近代法國小說集 汪胡楨等
- [77] 近代俄國小說集 錢智修等
- [78] 歐洲大陸小說集 顧紹衣著
- [79] 近代日本小說集 顧紹衣著
- [80] 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周作人等
- [81] 枯葉雜記 沈雁冰等
- [82] 現代獨幕劇三冊 沈雁冰等

## 五、文學、藝術、語學及考古學

- [62] 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章錫琛等
- [63] 近代戲劇家論 杜亞泉譯
- [64] 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楊端六等
- [65] 但底與哥德 張聞天等
- [66] 莫泊三傳 梁漱溟著
- [67] 美與人生 抑庵譯
- [68] 藝術談概 錢智修等
- [69] 近代西洋繪畫二冊 黃士恆等
- [70] 國際語運動 周建人等
- [71] 考古學零簡 陳長蘅等
- [72]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周建人等
- [73] 元也里可溫考 錢智修等
- [74] 東方創作集二冊 梁宗鼎等
- [75] 近代英國小說集 梁宗鼎等
- [76] 近代法國小說集 汪胡楨等
- [77] 近代俄國小說集 錢智修等
- [78] 歐洲大陸小說集 顧紹衣著
- [79] 近代日本小說集 顧紹衣著
- [80] 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周作人等
- [81] 枯葉雜記 沈雁冰等
- [82] 現代獨幕劇三冊 沈雁冰等

# 哭聲

王錦南

「哭」是人類的天然本能。也是人生不可免除的事。試看那纔出母胎的嬰兒。墮地之初。就爲毫無意識的哭個不休。所以我敢斷定人類都得受過哭的洗禮以後。纔許他混在塵世做人。不過哭的範圍極爲廣博。哭的聲音。也就大有研究之價值。我今且寫三種哭聲在下面。第一。是耳聞的。第二。第三。是目觀的。這三種哭聲。我都質直寫下來。請讀者下一個判斷。



大有嫂的後夫阿容。病勢很是沉重。人家都在背地裏說他萬無希望的了。大有嫂服侍了幾天。恨得什麼似的。索性睡在牀上不起身。說也有病了。幸虧阿容還有個先妻養的女兒玉姑。晝夜不休的服侍他們。不過玉姑還是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兒。向來不大懂得家務的。對於病人身

上一切事情。自然有不能措置裕如的地方。而病人的性情。總比平常人來得躁急。他父親有時想坐起來舒舒筋骨。要玉姑來給他披衣。喊了兩三聲。總不見玉姑走來。以爲玉姑偷懶。不把病人放在心上。氣起來便把牀前板桌一推。許多物件都倒下來了。那種聲響。自然比病人有氣無力的呼聲來得高了。玉姑正在天井裏替他父親洗衣服。聽得房中一陣響。連忙趕來。他父親恨恨的把他罵了開去。玉姑只是很小心的服侍着。不敢出一句怨言。他後母本來是沒有病的。但是既已睡着不起牀。也得裝點病容來證實他不是偷懶。自然又是玉姑的悔氣了。有一日。玉姑拿着兩張藥方去兌藥。恰巧這日是初一。照中國舊式藥鋪子裏的規矩。逢朔望是可以打一個九折的。偏有那種貪便宜的吝嗇病家。要到初一或是十五纔去買藥。

玉姑在櫃外足足立等了三個鐘頭。纔急匆匆回轉家來。却見門已開著。以爲有什麼客人來了。進去一看。他父親

還睡著沒醒。後母也仍舊睡熟在他睡的牀上。四面一瞧。

見後母藏衣服的那隻皮箱不見了。擱在皮箱上的破舊布片。却散滿了一地。情知不妙。連忙把他後母喊醒。他後

母一聽他從兩個丈夫身上剝削來的那隻皮箱被竊。正

像半天中起了個霹靂。霍地從牀上跳起身來。連哭帶罵

躡到阿容牀前。聲聲口口說不要做人了。那種潑悍的神

氣。那裏還是個病人。阿容被他這麼一陣煩擾。頓時心

頭作惡。眼前金光亂射。雙脚一挺。竟自嗚呼哀哉了。玉姑

連忙上去捏人中。擒頭髮。只不見他父親醒來。哭得暈倒

在地上了。他後母還是在那裏拚命亂跳亂哭。還是聲聲

口口說不要做人。却驚動了許多隣居人們。圍在門外瞧

熱鬧。他們知道阿容確已死了。聽大有嫂哭得這樣淒慘

深切。而親生的女兒。倒連哭聲也沒有。一個個都說看不

出玉姑如此沒良心。大有嫂倒有這般情誼。哭得如此真

## ▼ 二 ▲

珍珍在十二歲那年。就被他哥哥賣與大肚皮阿寶娘做養女。阿寶娘生成一副兇惡相。無論什麼人見了。都得吃

一大驚。他是以養討人當正經行業的。本來已有了十一

討人。只要一個個教會了三齣京戲。兩套小調。便按着面

孔的好惡。分租與上中下三等堂子裏。他只按節按年的

收租價。那筆進款。倒比二等縣知事的薪金來得豐裕。他

瞧珍珍的面貌不惡。便化了三百八十塊錢。買了下來。他

們以此爲業的人。有一種改造人身的專門技能。只要五

官不缺。四肢不殘的女孩兒。本來只四五分人材的。一經

他們的調養。便有七八分可觀了。兩年以後。珍珍已在那

個娼妓養成所卒業。只年齡一項。與巡捕房所定淫業員

的章程不合。未能即時出馬。那知一過三月。竟像春筍經

了一場雷雨似的。日漸長大起來。十五歲不滿的人。竟似

十六七歲的模樣了。阿寶娘大喜過望。趕即替他租首飾。

做衣裳。舖房間。覓做手。忙了多日。一間花園錦簇的香巢。已佈置妥貼。阿寶娘又請人去替他題個名頭。人家都說珍珍兩個字很好。不必更換。就在端午節燒路頭掛牌。開始營業。這麼混了兩三年。很替阿寶娘掙了不少的錢。他雖瀟跡青樓。也曾想到將來年華老大了後的結果。趁在得風頭上。私下也曾積着幾個私房。預備將來萬一之需。他這種存心。在娼門中也不可多得的了。做他的許多客人當中。他最信服個楊柳芝。人既老誠。身家也殷實。有時向他訴說心事。楊柳芝說我是個教徒。家中已有了妻子。照例不能重婚。你既有此志。就得把准眼光。擇個可靠的人嫁了。將來也有個歸來。珍珍聽了他這番大公無私的話。又加倍相信他是個誠實君子。從此一面暗暗儲積銀錢。一面刻刻留心可靠的人。這麼久久。他儲積的錢倒不少了。只是認爲可靠的人。却總覓不到一個。後來他忽然覺悟了。他想喜歡來嫖娼妓的那裏會有好人？好人又怎肯跑到娼門中來嫖。就是夫妻之樂。總也不過爾爾。況且

做人只要有錢。就萬事可以如心適意。不受拘束。沒了錢。就是結髮的丈夫。也靠不住。我又是一個娼妓。使靠得住的人。又怎肯娶我呢。他這麼想着。覺得很是不錯。將那擇人而事的那顆心。漸漸的冷了下來。尊重金錢的觀念。却益發長了。後來他索性決計不想嫁人了。預備實力充足以後。與阿寶娘宣告脫離。阿寶娘雖然利害。倒想不到他有這般存心。那時上海的交易所。正在興盛時代。珍珍時常聽得客人們講起某人某日贏了五千。某日某人賺了一萬。不免心中一動。問問楊柳芝。楊柳芝也說只要放出眼光來幹。是十有九穩的。我近來也試了好幾次了。只是抱定穩健主義。三天中就賺了六千五百餘兩銀子。那時我如果像他們大大的幹一下。十萬廿萬也賺下來了。珍珍相信他不會說謊的。發財之念大動。暗暗把一宗二千元的銀行存摺給楊柳芝。託他附帶一股。楊柳芝當即慨然應允下來。過了兩天。楊柳芝寫局票來喊珍珍。把那個跟局的大姐支使開去。取出一張二千二百五十元的支

票還他。說除了二千元本錢。其餘是你應派的餘利。珍珍想只二千元本錢。兩天功夫就賺了二百五十元。樂得什麼似的。連連向他道謝。並說要加款續做。楊卿芝很慷慨的答應了。當晚珍珍又把兩宗各三千元的存摺。暗暗交給楊卿芝。楊卿芝倒不防他有這麼許多私蓄。以後每次餘利和八千元本錢。珍珍都不收回。儘數交託楊卿芝。那知不多幾個月。交易所忽然一敗塗地。許多與交易所有關係的人。一個個都倒了下來。自殺的也有。逃走的也有。社會上頭時現出一種很恐慌的形狀。楊卿芝本來是天大銀行的總理。這時有人說他因投機失敗。用空公款達三十萬元以上。那個天大銀行。就霎時被擠擱淺。他交不出賬簿。竟在家吃了許多安眠藥自殺了。這消息傳到珍珍的耳中。知道半生心血。盡付東流。驚得也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也不管有許多客人在着。竟自號號大哭起來。客人們倒都給他怔住了。苦苦的追問他爲什麼事情。突然哭得如此傷心。他那裏還有回答他們的功夫。只一聲聲

哭說楊卿芝哪。你死了我也不要活了。楊卿芝哪。你死了教我怎樣做人啊。客人們摸不着頭腦。問了問房間裏的做手。纔知那楊卿芝是珍珍的老客人。他適纔曉得楊卿芝自殺了。所以哭得如此傷心的。客人們道。看不出珍珍倒有這般情誼。一個客人自殺了。他竟會哭得如此傷心。

### ▼ 三 ▲

李友忠亦手空拳。靠着勤儉耐苦的幾個字。在翔鎮開着一片小雜貨店。一年到頭。雖賺不了幾個錢。他却勇氣百倍。與時勢奮鬥。所以他的親戚朋友。都很看得起他。他家中還有一個老母。一個哥哥。嫂嫂不幸去世已兩年了。母子倆勤勤懇懇做着手藝。粗衣菜飯。也還可以度日。他母親念着友忠年紀也不小了。做人又很是規矩。每月貼補家用五元。總是期到款到。從沒有間斷失誤一次。只是還不會替他娶妻成家。心中甚是着急。沒奈何只好去與他女兒商量。他女兒與他的弟弟友忠。從小就很友愛。又是義關手足。就慨然替母親集了一個會。指定專爲娶弟婦

之用。他母親喜之不勝。巴巴的四路託人給友忠做媒。忙了幾個月。居然將親事說妥了。新娘子今年二十歲。父親早已去世。家中只有一母一弟。薄薄有些糊口產業。據說新娘子人很能幹。諸般女紅。也都來得。人品也很好。友忠的母親真樂極了。一面寫了男女兩造的生辰請星家擇吉期。一面寫信去通知友忠。友忠對於家室一層。倒毫不在意。只是母親做的事。說的話。他是向來無不遵行的。吉期選定以後。家中催他回去成婚的信。雪片也似飛來。只得把店務託了那個惟一的夥友歸家。新娘子過門以後。兩口子很是恩愛。不過友忠望着店中無人。在結婚後的第十天。就毅然要別家上道。他的母親。哥哥。胞姊。姊夫。都留他滿了月再動身。他都不聽。他的妻子也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嗚嗚咽咽的哭。苦苦的留。他說婚未彌月。我也捨不得遽爾言別。可是一念前途。還是茫無把握。我怎可因貪戀一時男女私情。誤却終身大事呢。說着。挾了行具。出房與他母親哥哥說了幾句話。就頭也不回的去了。友

忠出門以後。他妻子暗暗託人教他母親來接他回家。友忠的母親阻他不住。只得讓他回母家去。過了一個月。打發人去叫。推託不來。一連數次。總是無效。却被友忠的哥哥覷出破綻。託人去探他弟婦的行動。果然人言嘖嘖。喧騰街里。原來他弟婦在未嫁以前。已是不甚可靠。所以二十芳齡。還沒曾有人去正式作伐。也是李家門不幸。要此敗類。他哥哥得了這個消息。氣得什麼似的。便立刻函告友忠。要他自來處置。友忠得信。悲極。即忙歸來。因為他歸途必須經過岳家。又知道妻子正在娘家。就氣匆匆在他岳家門口。離船上岸。進門一看。見他妻子坐在客堂角上。與他岳母共做針黹。他妻子一見友忠。怒容滿面的突然後進來。心裏禁不住一跳。連忙立起身來。說你幾時歸家的。怎麼信也沒一個。我正想得你好苦呢。他岳母也很親熱的讓坐問好。友忠本來含着滿腔忿怒。不知怎的。經他母女倆一陣親熱。倒不好意思發作了。過了一刻。友忠叫妻子進房講話。他岳母甚是識趣。走開了讓他們去講。他

妻子不待友忠開口。先一頭倒入友忠懷中。淚珠兒像斷了線的珠兒般簌簌而下。友忠道。你有什麼事情。要恁般作腔。他妻子抽抽噎噎的訴說道。你撇了我拍拍腿走了。害得我幾乎做不成人。你好狠心啊。友忠道。我正要問你。我母數次催你歸家。何以只是不聽。我是特地拋了店務趕來。……他妻子不待友忠說完。趕即接口道。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我那有不肯歸家的道理。婆婆這般年紀了。巴巴的娶了我來。正不知耗去多少心血。他老人家說的話。我怎敢不依。況且……友忠道。你既懂得這種道理。爲什麼只是逗留在此地不走。他妻子道。你還要說我不肯回家去。你這個人真個糊塗透頂了。難道我真頂歡喜住在這裏麼。說着。竟放聲大哭起來。友忠扶他坐好了。一面替他拭淚。一面問道。依你這般說。難道我母親不許你回去嗎。我哥哥信上所說的話。也是冤極你的嗎。他妻子益發淚如雨下。說我遭了別人欺侮還不夠。自己的親丈夫。也是這麼來逼我上死路。我還做什麼人呢。友忠道。究竟怎

麼一回事。你總得說個明白啊。他妻子道。你既這樣逼我。我也顧不得許多了。不過我說了出來。你却萬不能向人去說。也不可氣壞了你自己的身體。你道幾次三番來催我回去。是婆婆的主意嗎。友忠道。不是我母親的主意是誰的主意。他妻子道。我索性說明了罷。自從你出門以後。我幫着婆婆料理家務。婆婆很疼惜我。只揀輕巧的事讓我做。有一次。我正在樓梯下的米桶裏俯身取米。預備淘淨了煮夜飯。那知突然有一個人從背後將我攔腰抱住。……友忠急道。是誰抱住你的腰。你看清楚沒有。他妻子道。那時我真嚇死了。回轉頭去看時。却是你的哥哥……友忠聽到這裏。倏的立起身來。恨恨的道。好了。你不必說了。其中事情。我都明白了。他妻子噓了一口氣。也立起身來說道。你到這時纔明白嗎。我可是甘心願意住在這裏的嗎。說着。心中像還有天大般冤枉似的。又坐下來哭了。友忠很是痛惜。暗暗尋思道。原來內中的情形是這樣的。怪不得他方纔哭得如此利害。

世界名畫家小傳 墨林路

周香民

墨林路西班牙人。一千六百十八年生於塞維勒。他的父親是個商人。家中很是貧困。墨林路幼時。即喜繪畫。和一些同伴們。時常在一塊兒研究。那時他的父母早已過世了。

他的叔父和嬸母養活他的。後來察出他的志趣。叫他去拜愷斯鐵路爲師。但是他的師傅。是個沒才能的畫家。

他所教的。無非是調和顏色等類的技藝。後來他的師傅往加的斯去了。他就自行研究着。沒有另外去投師了。墨

林路的生活。非常困苦。不得。不想了一個方法。維持生計。

可是他的畫作。雖然學成。無奈那時塞維勒有名的畫家很多。初出茅廬的那裏敵得過他們呢。但是他想了一個

方法。倒是盡善盡美。很可以餬口的。那些聖徒教堂門前。每一星期總有一次市場。那些小販賣的都是聚在那裏。他就混在他們裏頭。買他的畫。專是買與那些平常人。也

不必畫了怎麼好。只要紅紅綠綠顏色鮮美就是了。當他作畫的時候。常常有一羣小

母。乞丐圍牢他。不是碰到他的肘。就是壓着他的畫箱。實在討厭得很。欲得研究別的畫作。一些機會也沒有。可是他畫起小乞丐來。那種頑皮的



墨林路作

模樣。體貼入微。可也無人畫得他這般的精妙了。他有個朋友。從英國考察回來。帶了許多畫作。說是由旅行時攜下來的。他覺得旅行對於畫作。很可以長進。所以他決意

畫了一些畫。換些錢來。就往馬德地里旅行去了。到了那裏的時候。錢也用完了。又沒有一個朋友。好在有個同鄉芬拉斯開司在那裏。不妨跑去求他。那時他正在宮中作

有名的畫家都不願意去擔任。所以才輪得到他。自從裝飾了此院之後。墨路林就很出名了。很惹起一般人的尊重。於是那些寺院教堂都來叫他去畫了。弄得山陰道上。

畫。很有些權勢。墨路林又肯奉承。於是把他召進他的家內住下了。他住在那裏。倒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研究那些王家所蒐集擺來的作品。又天天和那些名人伴在一起。自然然而他的畫作大大的進



兒時之基督 墨路林作

應接不暇的田地。一千六百年。他到了加的斯承畫教堂。後因繪畫祭壇。從架上墜下。跌得傷勢很重。不能再畫了。那幅畫還是別人把他湊成的。依舊來至塞維勒。到了一千六百八十二年。他就

步了。後來芬拉斯開司勸他到羅馬去學習。給他一些介紹信。可是他久離故土。一心想想回家鄉。那裏有心往外國去遊歷呢。所以他未曾去的。他到了塞維勒之後。就去裝飾寺院。因為那寺院的裝飾費很微。那些老畫家和

死了。葬在聖太克羅斯教堂。後來西班牙人把他鑄了一個銅像。他的生性很是豪爽。和藹可親。他曾和了幾個同志在塞維勒開了一所美術學校。非常完美。可是他死之後。因為管理不善。那校就停辦了。



# 弗魯亞爾家庭記

La Famille Fenouillard

江顯之譯

(法國 Christophe 著) 續

## 第四章 弗魯亞爾家庭上聖米晒山

### 第一節 弗魯亞爾先生大喫其苦

「上聖米晒山的客人們，趕快上車呀！只停五分鐘的！」

弗魯亞爾夫人，急得不得了：「女兒們，快點呀！拿點精神出來！弗魯亞爾，你也趕緊些！否則



把她丈夫女兒擠得殺豬也似的亂叫。

弗魯亞爾夫人喊道：「把我關在這裏頭嗎？我纔不肯咧！我還是上那高頭一層罷！」弗魯亞爾先生輕輕地



你們就要趕不上公共馬車的。」她一邊說，一邊用盡力氣地從柵欄外面擠進來。可憐別人並沒有被她擠壞，只

拉一下他夫人的衣裳角，表示坐在上層不方便的意思；不意被他夫人下死勁地釘了他一眼，他不知不覺地就噤若寒蟬，再不敢開口。他無奈何祇得緊緊地跟在夫人後面，保護他夫  
人上樓梯。

剛剛走到末步  
樓梯，而正要跨  
上上層的時候，  
弗魯亞爾夫人  
逼緊了那竹破  
似的喉嚨，輕輕  
地對車夫說了  
聲：「謝謝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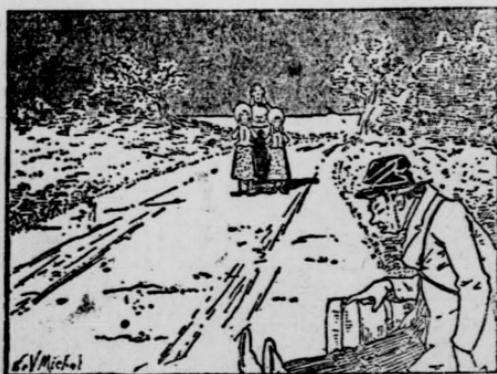
大概是那車夫受寵若驚，所以聽了這句話，不覺手一鬆，就看見那位夫人一個筋斗從上面跌了下來。幸虧保駕臣就在後面，恰巧她的背部壓在保駕臣的簇新帽子上，



所以並沒有跌傷。弗魯亞爾先生平白地立了這次大功，真是快活得不可名狀，新帽子壓壞與否，倒不在乎了。弗魯亞爾夫人雖沒有跌壞那裏，但虛驚却受了不少。再也  
不願意坐什麼  
瘋馬車了，馬上  
傳下一道命令，  
步行往聖米晒  
山。

她向她丈夫說，  
「先生，你拿着  
行囊！這是更  
換家長後，第一  
次如此客氣的

話，你教他還有什麼不情願呢？所以他諾諾連聲地答應下來。半點鐘後，弗魯亞爾先生覺得日光又烈，行囊又重，實在有些支持不住了，却又不敢對夫人說，無奈何只得



懶洋洋地坐在地下，休息一會兒再趕路。不意他夫人令媛已經走得好遠了，回頭看見他坐在地下，就叫了起來：

「快點呀！弗魯亞爾先生！聖米晒山已在望了！」

這樁新聞給弗

魯亞爾先生聽

了，頓時勇氣倍

增；一骨碌爬了

起來，三步併做

兩步，趕到了妻

女面前。他夫人

對他低聲下氣

的說，「先生，你

瞧。你雖然是革

了職的家長，但你的資格仍舊存在，豈可以當着兒女面

前，做出這種萎靡不振的樣子來給她們看見了，也得笑

你，下次可不許這樣了。」弗魯亞爾先生，給他夫人教訓



了一頓，真是有苦沒處伸，既不敢發作，不得不應允着。像這們又走了半點鐘，那聖米晒山仍舊是可望而不可及。我們這

幾位大旅

行家，鼓起

精神來，排

列着向前

進；弗魯亞

爾夫人在

頭裏走；兩

位姑娘遙

遙地跟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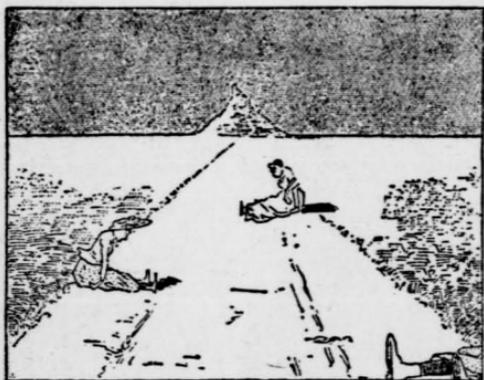
講到那位弗魯亞爾先生呢……可瞧不見了。

## 第二節 弗魯亞爾先生在夢中旅行

天空中的那輪驕陽，再盡職也沒有，始終未曾休息過；只把弗魯亞爾夫人和她的兩位小姐，曬得香汗淫淫。



米晒山看看就在目前，其實還有一大段路；她們實在沒有這股勇氣向前進了；三人接連地坐了下來。假使那段路上，兩旁都種有樹木呢，或者她們不難繼續上路的，因為有了樹木，熱度可以低下這們四十度咧。



她們很想一直走到山上，可以在那無用的弗魯亞爾先生前誇耀一番；不想兩條腿太不爭氣，簡直站都站不起，不要說走路了。總算她們的運氣好，隔了沒多久，就來了一步小車，是運木料上山的；她們見了，如獲異寶，急忙

跨上了木頭；那裏曉得那位弗魯亞爾先生，早已就扒在木頭上面安安逸逸地睡着了呢？弗魯亞爾夫人越想越悔，自從她接手做家長後，沒有幹過一回好事；丈夫的政績，再不好些，照良心講，還比自己的好。所以她坐在木上，很有點踟躕不安呢。



弗魯亞爾先生在黑甜鄉裏，大約遊了什麼好地方，所以總捨不得回來。車子到了聖米晒山，他還是不醒；不論人們叫喊推擊，他仍舊做他的好夢。他夫人無法，祇得叫

了兩個人，把他槓到普拉夫人開的那引旅館裏去。講到這位普拉夫人，真是令人佩服，她的芳名遠近的居民差不多都知道的；

你道她有什麼特殊本領呢？既不是跳舞家，又不是絃琴家，更不是鋼琴家；原來是炒雞蛋的好手。

弗魯亞爾先

生直挺挺地睡

在牀上，好不有趣；兩眼關閉，成一直線；口張開來，成一半圓形；兩手緊緊地握住，成爲兩巨點；幾何學上所說的淺近圖形，他身上差不多都有。至於那三位女士，並不來管他，却與匆匆地去拜訪那位炒蛋妙手普拉夫人去了。她



們見了面，別的話不遑說，開口就懇求普拉夫人去同她們炒這們三十六個雞蛋，預備每人吃他一打，吃飽了再去逛山的。

普拉夫人就歡喜別人誇她的炒蛋好；聽了這話，那裏還有不答應的道理呢？

不一會，

蛋炒來了，又鬆又嫩，果然是名不虛傳；她們每人吃了一大盆，頓時精神抖擻，肚皮飽滿，再也不覺得疲倦了。於是乎她們與匆匆地拜謝了普拉夫人，到山上去遊玩。走到了半山，這兩位姑娘，立定了腳，靠着欄干，東面望望阿弗



郎斯山勢峻嶮，西面望望養納河流澎湃；很爲高興。她們雖不明白山水之足以供人留戀的緣故；但從來所未見的，陡然現入眼的，也大可樂啊。

弗魯亞爾夫人多活了幾十歲，奇山名川；已見過不少，所以她也沒心思去賞鑒賞鑒。

話分兩頭，却

說我們這位革



了職的家長弗魯亞爾先生醒的時候；動輒得咎，睡着了，倒很安然自在。好像脫了羈的馬，亂碰亂撞，既無有夫人的干涉，又無有女兒的拖累，多麼快活；你教他還肯醒嗎？大哲學家兼道德家孟台葉 Montaigne 曾說：「柔

柔的梅子，軟軟的枕頭，睡在上面，再不容易醒……」這句話多麼好！不過弗魯亞爾先生發得誓也不曉得法國有這們一位大哲學家，又那裏會曉得有這們一句名言！

他所以不醒，自然不是受這句話的影響了，不過因爲夢中無管無束，比較醒時要快活得多而已。他在睡鄉，還惦记那柄祖上傳下來的紅雨傘，兩手抱得緊緊的，再也不放鬆；因爲他平時就有「生平知己，唯有這兩傘」的感想啊。



再說她們母女三人看看修道院走廊建築得精巧半响說不出話來，不料世間竟有這種能匠，造出這種建築

品來的。瞧瞧那

轉旋囚犯的巨

輪盤，又嚇得搖

頭咋舌：「一個

人爲什麼要犯

罪：犯了罪爲

什麼要下獄？

下了獄爲什麼

還要受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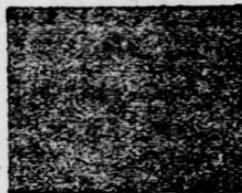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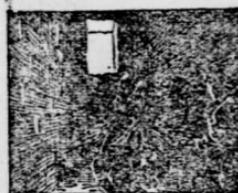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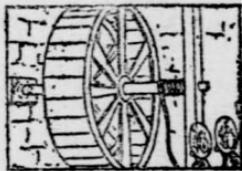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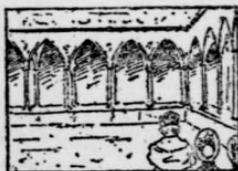
這種種念頭一

時迴盪於她們腦海中。後來又跑出參觀囚犯住的鐵屋；

心裏更覺悲慘。弗魯亞爾夫人慈悲爲懷，恨不能跑到獄

裏去，替那般囚犯受苦。怪呀！她這念頭剛起，不意竟實行

了！



弗魯亞爾先生好夢難醒仍舊甜蜜蜜的睡他的覺，萬想不到監役會弄錯人，把他夫人關在牢獄裏的。至於他

那兩位令

媛會獨自

走下聖米

晒山來，他

更想不到

的了。平常

他疼痛妻

女，到了涕

點，寧可自

己吃些虧，

不情願他妻女受點委曲；現在他居然大徹大悟，一切都

放下，推厥其故，倒不可不大大地感謝那位瞌睡蟲咧。

阿德米斯與姑實公忒兩位小姐，不受人們的勸慰；傷

心眼淚泉也似的湧將出來。大眾還沒有明白，她們所以



哭的緣故，看見她們怪可憐的，纔開口問道：

「你們的娘在那裏？」

「她不見了！」

「你們的

爹呢？」

「我可不

曉得！」

姊妹倆

越想越哭，

越哭越傷

心；末了說：

「噯！噯！我

們變成一

對孤兒了！」

本來，年紀青青的小姑娘，半路上，丟了爹又丟了娘，那得不傷心痛哭呢！



弗魯亞爾先生在夢裏，不是上了巴黎鐵塔，一定是坐

了飛機，所以頭腳換了地位，還不會醒。女兒在外面尋爹

覓娘，妻子

在獄中蒙

冤受苦；他

一概不知；

他還以為

她們在聖

米晒山大

逛而特逛

罷。

到了第

二天早晨，弗魯亞爾夫人才被人們放出來；胖胖的面孔，

已經瘦了不少，足見她這一夜的罪也受夠了。監役一開

了獄門，她發瘋也似的奔出來，那股怒氣，真是銳不可當，

握緊了拳頭，要與監役拚命。幸而兩位小姐，聞信趕了來，



做好做歹地將娘拉開否則那骨瘦如柴的監役，準得要  
被夫人打個半死的。娘尋着了，她們自然換了一副嘴臉；

立刻就拖  
了娘，蚱蜢  
似的找爹  
爹去了。爹  
睡在旅館  
裏，娘是知  
道的，所以  
一找便着，  
毫不費力；  
她們倆無

母得母，無父得父，真是比逛山吃蛋還要快活。

弗魯亞爾夫人再聰明也沒有，禁止她女兒將自己下  
獄的事告訴她丈夫；生恐她丈夫笑她不會當家長，出回  
門闖回禍。其實呢，她也是多於慮的，她丈夫那裏有這種



毅力去笑她？她也無心再逛山了。立刻傳令回家。至於她

丈夫，在黑

甜鄉裏，還

未玩夠，故

還沒有醒。

哎！弗魯

亞爾先生

遊聖米晒

山，原來是

這們一回

事！真是出

乎吾人意料之外了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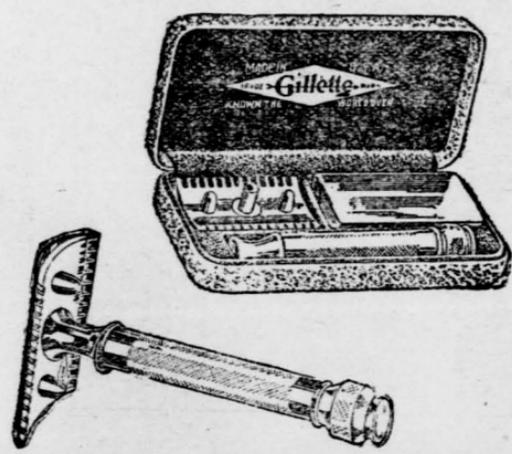


這是諸君購買剃刀的機會了！

上海商務印書館

獨家經售

吉利平安剃刀



大減價

各種剃刀原訂售價已極低廉茲為酬答顧客  
 盛意特更削價發售此購置剃刀之唯一機會  
 幸弗坐失

- 高等金色刀 每把僅售 二元二角
- 鑲金色刀 每把僅售 一元三角
- 銀色刀 每把僅售 一元

▼ 購刀一把另贈修容香膏一盒

▼ 火車輪船通行之地每把郵費二角

# 編者與讀者

前次我們說過，想將本「世界」的附刊改辦。經過許多磋商，現在纔得着一個結果。

其不好，當再設法改辦。

## 世界文壇雜訊



從前的附刊就我們所知道的有幾種弊病：(一)太草調；除了一篇童話或是一篇小說之外，毫無一點別種有興趣的文字。(二)本子太小，容易失落。(三)字太小，不容易閱讀，尤其不利於兒童和淺學的人。(四)每期一本，成了一种機械式用物，不能引起人的注意，收效極少。

法國大文豪，恩特利邁洛斯氏 (M. Andre Maurois) 新近著了一篇言行記錄，"Biographical Miscellany" 內中記載着許多有名人物的言行，是法國「成功要書」的最有價值的一種，這類書，邁洛斯曾經著作得不少，其中以雷雷軼事 "A Book about Shelly" 一書，為最有趣，極類似一種俠義小說。

有了這幾種弊病，我們因此終日思量，極力想補救改良。現在我們決定了一种辦法：(一)本子改大，比從前大一倍。(二)材料多增，每期十六頁，內容有童話，小說，滑稽畫，詩歌，雜品文字等等。(三)字體改大一號，五號和四號字並用。(四)定期每月一本，現在已經着手改辦起來；如

喬司康特 (Joseph Conrad) 氏，是一個很風流個儻的著作家，他著了一篇浪遊者，"The Rover" 是言情的，雖是杜撰出來，可也影射着他自已過去的情史。因此十

分受人歡迎，他說到狂放處，實在是使人驚服。邱悼蘭

## 交 換



勁風先生大鑒。頃讀五卷四期小說世界中靈魂給他的  
一封信一篇。第二頁第一行上面「者惟父」三字。移在上  
面第二行「世間最愛兒女」下兩處。語句方見圓通。此外  
如一二三各期間有訛字。想係一時排錯。請後

留意當成完璧。超傑先生所譯家在何處一篇。是破天荒  
之科學小說。同憶秋先生文學作品於以後各期中多登  
幾篇。較讀花紅柳綠等小說。其裨益正難相提並論矣。再  
封面圖畫本為美觀。宜搜羅有趣味者。無論屬於古蹟的。  
屬於滑稽的。或寫生。或諷刺。似無不可。如四期封面插圖  
畫。插在家在何處小說內。較為得體。且更明瞭。未知勁風  
先生暨讀者諸君以為何如。自綏遠菸酒事總務局寄

陳峻德 十三年二月八日

我讀了本雜誌五卷三期中的「思想的變遷」一篇，覺得

知榮這個人雖然是非常純潔。終久沒有能够在社會上  
佔了一個位置。去實行他的……主義；總覺得是這人的  
大缺憾。但是，他假使真做了一個偉人，恐怕他那時想實  
行他的主義，也是「憂乎其難」了！所以我讀了這篇，覺得  
敦父先生滿肚皮含着憤世，感慨。我想敦父若是做了我  
們一般富於情感的少年底引導者，我們一定可以得到  
多少思想的佐助！我很希望他老人家多多的做幾編，做  
我們一枝消極式的援兵！讀者諸君以為怎樣？

一九二四，二，一。朱嵩壽於清江浦。



此係北京之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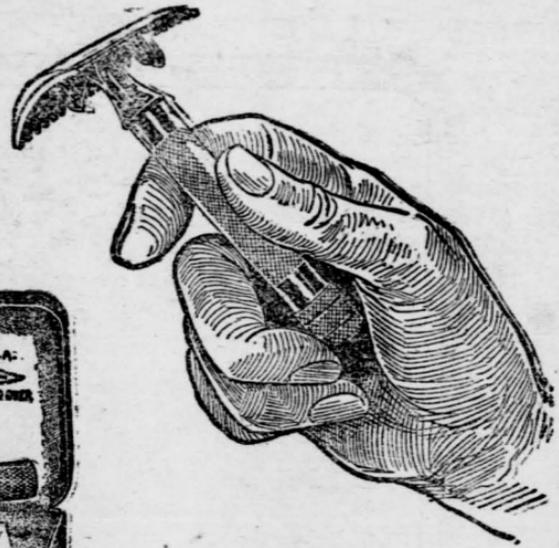


前曾瘦弱多病現今康壯喜樂深感嬰孩自己藥片之奇功也

北京國務院現任主事朱延甫先生乃是近來爲父母者深感嬰孩自己藥片功效者之一份子也其來函云鄙人小子年方四歲初生時體質既異常小弱又兼其病乳汁淡薄因之益形枯瘦後則諸症相侵日不安適壯腹瀉閉發熱諸恙叢出故每常延醫診治卒未見效一日偶至中藥房大詢云嬰孩自己藥片云云



諸小善藥自嬰據詢藥法故日四者近北京  
即購症兒治片己孩云問房大每不乳汁歲之一來  
而試購症兒治片己孩云問房大每不乳汁歲之一來  
服期之試購症兒治片己孩云問房大每不乳汁歲之一來  
不期之試購症兒治片己孩云問房大每不乳汁歲之一來  
服後奇效不數次諸恙遂霍然矣前之黃  
瘦無終日啼哭者今則身帶肥胖面有  
喜色矣該藥片之功效誠有筆不能罄述  
者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  
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  
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吉 利 保 安 剃 刀

爲 世 界 上 最 銳 利 之 剃 刀  
最 安 全

惟 用 真 正 吉 利 保 安 剃 刀  
然 後 有 十 分 安 全 之 修 葺

惟 用 真 正 吉 利 保 安 刀 片  
乃 能 得 確 實 舒 適 之 修 葺

吉 利 保 安 剃 刀 片 在 美 國 製 造 每 片 均 用 臘 紙  
固 封 久 藏 不 銹 真 正 之 吉 利 保 安 剃 刀 及 刀 片  
其 上 均 有 菱 形 鑽 形 爲 記 欲 辨 真 偽 只 須 認 此

各 處 大 百 貨 店 均 有 出 售

上 海 廣 東 路 二 號 同 益 洋 行 經 理  
香 港 雪 廠 街 五 號 同 益 洋 行 經 理

#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註明。
-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級。
- 五 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如來稿可用，則用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原稿於二星期內退還。
-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銀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不致酬，本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十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790)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廿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館

郵費表	定價表	
	定	預
郵費	每冊	每週一冊
國內(本埠)	一卷十三冊 一元二角	普通號
國內(外埠)	一卷十三冊 一元二角六分	特刊號
本埠	半年二十六冊 二元二角	每冊五角
外埠	半年二十六冊 二元三角四分	每冊五角五分
全年	全年五十二冊 四元二角	
郵費		
本埠	一角三分半	
外埠	二角七分	
全年	五角四分	
郵費		
本埠	二角	
外埠	四角	
全年	一元六角	
郵費		
本埠	八角	
外埠	三元二角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 兜安氏秘製補血丸



夫脾胃者乃受納消化飲食之利器也受納有定量消化有定力所以一日三餐應其所需之量也膾不厭細食不厭精利其所化之力也由是而神清氣爽體常舒泰矣兜安氏秘製補血丸以瀉為補蓋大便通則血自旺故以補名茲將其專治各症列后

大便不通嘔惡作酸舌苔黃膩肝胃不和膽汁泛溢胃脘脹痛積食不化反胃噎食小孩疳積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七角  
每打洋七元